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五

學海堂

水地小記

周官畿內經地考

欽程徵君

著



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面皆二百里五十里為近郊百里

為遠郊司馬法王國 二百里為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為州 三百里為稍地

司馬法三百里為野 四百里為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為縣 五百里為甸地司馬法五百里為都

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

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

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

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

皇清經解 卷音四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一

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

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

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

職云凡治野夫闢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十夫

田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注百夫一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注千夫

田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注萬夫四 此六遂之田制也

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

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萬二

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

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置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注乘也之言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賈逵注左傳爲掩書土田九事之一見春秋正義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

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則鄭氏是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水地小記

二

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注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

一家受二夫甸稍縣都通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

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言近縣師六遂之民奇受廩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遂人不

但與經相戾卽與其自注亦不相蒙矣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

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

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

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

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

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在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案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疆稍縣疆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

注云公邑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疏云公邑有四處

今於甸言餘地

於稍縣置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疆王子弟稍皇清經解

卷之四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三

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至於畿內受田三等之法遠近三等區別之例與夫受田大共之夫數今據鄭氏之注載師者言其略焉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爲三百萬夫餘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然遠郊之內與甸稍縣都所去之數不皆三分去一也其通之之法亦不皆家受二夫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者則三分去一而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不必三分去一以所去之一又六之而存其

一實爲十八分去五故遠郊之內除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無三百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不止六百萬夫

是故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晦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又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約九萬家家受一夫得農夫之半以家二夫之通率計之定受田四萬五千家綜計之爲定受田十二萬家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晦是六家受十三夫也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水地小記

四

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綜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百五十二萬家其三等采地鄭氏所未聞故正田無定數以其餘爲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雖所去之法不同故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羨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於是大共計之而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也又案鄭氏注小司徒云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有如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注又云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泗

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

注又云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廡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滄

據此則縣之田才二十里

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氏之言卿大夫采地者乃曰二十五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何也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

而言之也農之餘夫年三十有妻者既受田如農夫矣

年二十九以下受田則孟子所謂

餘夫二十五畝者而士工商之餘夫其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

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

鄭注公邑之在稍縣置也雖爲井田之餘其稅粟亦如六遂公邑同用貢法與載

師職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氏

皇清經解

卷吾四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五

注國宅凡爲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蓋以廛里爲民宅則國

宅宜爲官吏所居矣自郊至疆之所征其井田之法周人百畝

而徹宜無輕重之差者也而鄭氏注乃謂田稅皆就夫稅之輕

近重遠者何也案許慎異義公羊說十一而稅遠近無差鄭氏

駁曰周禮稅法輕近重遠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

故也井田之稅粟謂之勸粟以民相助作所出者旅師掌聚野

之勸粟鄭氏注野謂遠郊之外蓋包六遂言之六遂田非井授而云勸粟者疏據鄭氏小司徒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之云以爲六遂亦取三三相係是皆得稱勸粟矣旅師又掌聚屋粟閭粟鄭氏以爲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謂之屋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

征謂之閭粟余謂屋粟亦正供之名一夫曰夫三夫曰屋屋粟者猶夫征之云也鄭氏注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云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供閭粟則田不耕者所出之屋粟民無職者所出之夫征繇役皆在所包閭粟而曰屋粟夫征者假其名以命所罰之數也是

故夫征者征其粟非夫布也布泉也無職者自有夫布在九賦中閭師掌之其在載師既罰之令出夫家之征而閭師還征其賦案鄭氏雜問志云稍縣都鄙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口率者鄭氏以漢法况之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也然則受井田出勸粟則無夫布今無職者夫布與夫征並令出之所以示罰也宅不毛者宅即夫一廛之塵鄭氏謂廛為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畹之宅樹皇清經解卷吾四十五程徵君水地小記六

之以桑麻者也則是人本為受田之民有勸粟之稅者今以其不種桑麻又罰之令出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以八口之家率之當出口率之賦二百為錢二萬四千也附記之見布異於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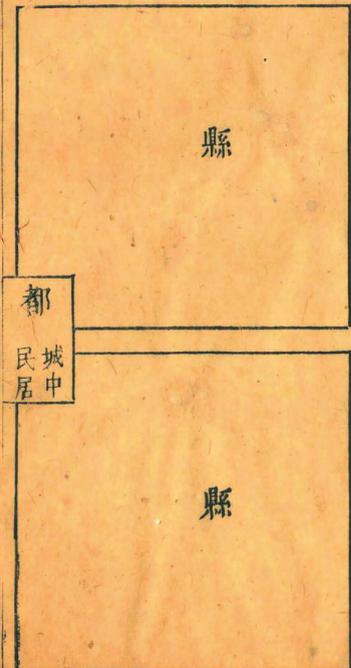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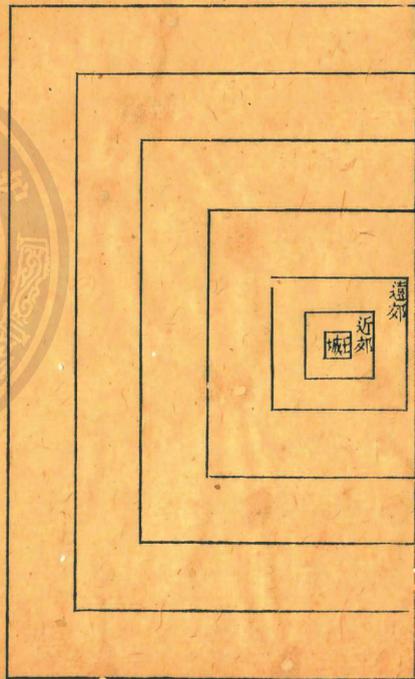
王畿千里之圖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大司徒造都鄙之圖

程徵君水地小記

七



都容 四縣 縣容 四甸 甸容 四邱 邱容

城

之室
日鄙

縣

縣

四邑

邑容

四井

一都

容千

有三

十四

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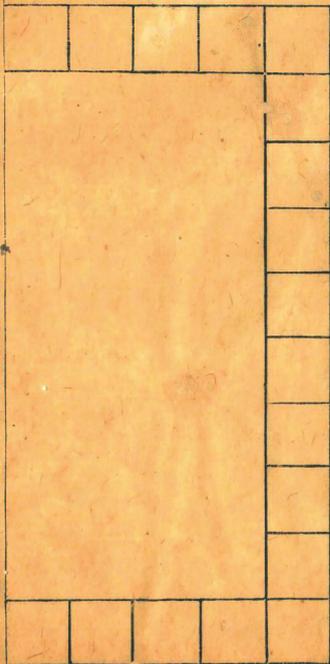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音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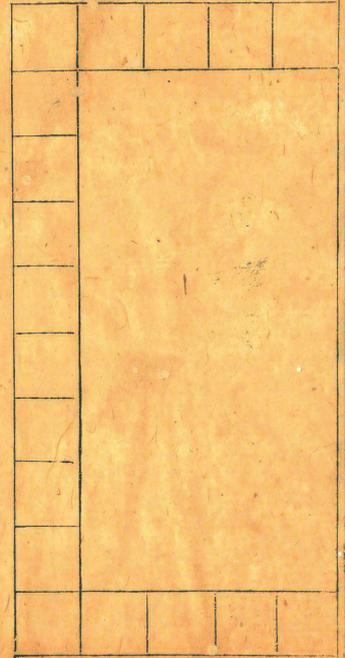
程徵君木地小記

八

小司徒井牧注每甸旁加一里爲一成之圖



內大方四邱爲甸方八里外小方空容井一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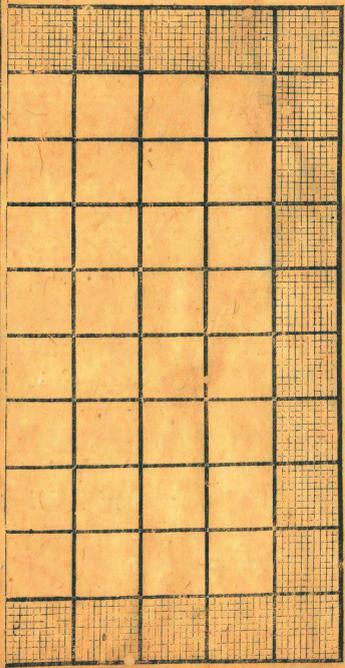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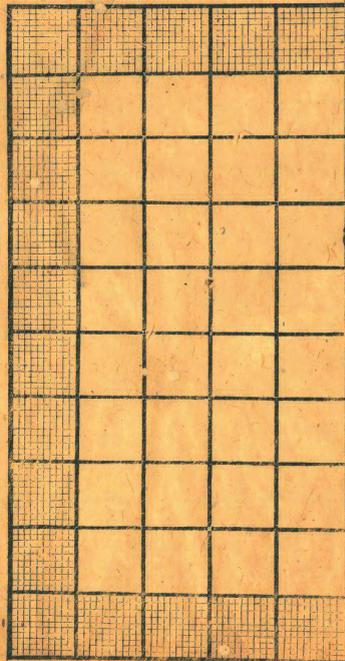
卷音四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小司徒井牧注四都旁加十里爲一同之圖



內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也外小方空則容一井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讀鄭氏考工記匠人注

余讀匠人注先言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已乃復引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釋之曰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又引孟子與滕文公言百畝而徹中爲公田及兩我公田之詩又引有若勸哀公行徹之對春秋宣公稅畷傳言徹出不過藉之文謂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且曰以載師及司馬法論之疏云司馬法必論周畿內用夏之貢法余竊所不見焉田案鄭氏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載師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觀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氏之指賈氏泥於用貢法者爲鄉遂不井授之田遂疑司馬法別有所論鄭氏据以爲言而今逸之爲余竊所不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見始未曉鄭意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十一

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勤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勤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蓋据載師職及司馬法言王畿千里內無公田也余因是復詳考鄭氏地官諸職之注其注大司徒職之言造都鄙也則以易不易之地屬之井田以井田爲都鄙法故其注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其注小司徒之制邱甸也則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又曰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

不易有一易有再易是井田之在都鄙者謂之易矣及其注載師也則以遠郊之內四同之地爲易不易之田其稍縣都之田

一準甸之有萊者都計之爲九十四同其言郊內之四同也則曰六鄉之民受地若干其餘又悉數其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以足其數又據遂人職言餘夫在遂地中因詳及於士工商之餘夫爲出辨公邑其言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也則總舉受地之數但別之曰其在甸若干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其注甸地之公邑也則曰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又推論之曰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中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所謂或謂者據司馬法言之也又注任地之征云征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自是之後注縣師則曰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疏云郊內謂之易無文大司徒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

皇清經解

卷吾四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三

再易司徒王六鄉則六鄉從易可知

至注遂人之官則曰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

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其注遂人掌邦之野則曰此野爲甸稍縣都又注其治野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是以甸稍縣都同爲外與郊之爲內者異也又注其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是以甸之地同於稍縣都之遠而郊內爲近地也又注其治野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云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然則鄭氏於注載師以下皆是以稍縣都從甸同謂之野其受田一如遂人之爲有萊者以與六鄉之在郊內者大別之夫大小司徒之注則固依經釋義與載師各不相蒙矣而匠人注乃先正言畿內井田爲采地及采地之所在與小司徒

相爲表裏又引載師與詩春秋論語孟子相提而論分別畿內畿外公田之有無然亦不爲載師斡旋之使與大小司徒之義相比附然後知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難主一說者但依經釋之蓋亦聖人多聞闕疑之指也與

史記言人言事往往與表互異如聶政傳嚴仲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郤在列侯三年索隱曰案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太史公間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然則古人著書於所聞異辭而無所折中者必不爲苟同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五

程徵君水地小記

三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六

學海堂

解字小記

欽程徵君瑤田著

果羸通義說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穢禾穗果羸也果羸之云猶華英作苞時

呼蓓蕾孤毒之二云也然散文則果羸二字異義說文羸作菘云

在木曰果在地曰菘鄭康成注儀禮既夕篇同廣韻又引應劭云木實曰果

草實曰菘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菘漢書食貨志師古注引應劭張晏一說下又云臣

實曰案木上曰集韻又云一說有殼果無殼菘說固紛然雜出

果地上曰菘也

矣皆依聲命名蓋不可為典要不得是此而非彼也然以字言

之⊕在木上曰果別果於木則謂草實曰菘其說該備故玉篇

亦云菘草實也合二字以為言則成雙聲疊韻里諺所稱雖婦

人孺子見物之果羸然者皆知以果羸呼之雖微草木之實苟

類是即無不可與之以是名也是故果羸之實栝樓栝樓者瓜

之合聲瓜古音孤果羸者瓜音孤之合聲也瓜之制字象形則从

爪而屈其中畫為瓜形也果羸蒲盧爾雅在釋蟲說文以為細

腰土蜂方言云螻蛄南楚或謂之蛞螘聖人之繫易惟變所適

而况其凡乎作果羸通義說

不字義說

小雅常棣篇鄂不韡韡鄭氏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

足也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拊曉人非謂拊譌為不而欲改

其字也故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酈氏水經注言華不注山

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為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六

程徵君解字小記

一

爾雅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坏蓋亦以華狀之坏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不上故山再成者如鄂不之承華英也此皆不字本義見於經傳可考者不字象形一下卍象鄂足著於枝莖三丕象其承華之鄂蕤蕤也然則孚之與不音同義異含實曰孚鄂足曰不惟變所適則二字恒相通也鄭氏答張逸問秠一稔二米曰秠卽其皮秠亦皮更無異稱詩芣苢逸周書王會篇作稭苢且不惟孚不通也付與孚不亦相通故鄭氏言鄂不當作拊而玉篇亦云拊花萼足也說文稭又作拊乘稭字書或作拊覆車之學字書亦作罌蓋付字从彡與孚从爪者同義余故曰爰从兩爪順逆相承非从左彡之彡也王伯厚難韓詩萃有梅謂萃是零落之意標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標之訓爲皇清經解

卷音四六

程徵君解字小記

二

拊同心意蓋謂二文全不相涉不知萃拊之从孚从付其義自通九歌揚枹拊鼓王逸注枹一作桴字書諸从孚不者又或从包考古者無拘無鑿殊未可以輕心掉之然而其指微矣

秀采字三字義說

太傅禮少閒篇云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內經四氣調神大論云使華英成秀掇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英不榮而實謂之秀英秀二字義固殊矣然當春時萬物以榮則雖不榮而實者其未成秀之先生意勃發之始亦得謂之華英此太傅禮內經之文所以於物之秀者並以華英言之余以謂物類稱名有不可爲典要者往往而是然皆物理自然之大致古人因其勢而任之無所更易於其閒而變通之義於是乎在抑余因

太傅禮秀字二字連文而細釋之略得字字之義乃益信余曩者論秀字爲得其旨又悟字字與采字竝从爪者其義同也余之論秀字也其言曰秀禾作采也

采蓋穗本字

从禾禾下爪者象禾

作采鬢藥外吐之形余嘗目驗禾作采時先生其所謂字而未成字者兩葉中含鬢藥數莖不得以花名之故爾雅云不榮而實謂之秀也首之人因象其數鬢髮之形而制秀字然秀卽其采也命其字中之所含者曰秀竝其字而言之則曰采故制采字从禾上爪者象其秀含於字中之形也字則其成實甲然者矣然字甲亦有別包於甲外者爲字而或甲外無所包則甲卽其字也說文字从禾旁者後人益之太傅禮去禾乃其本字秀旣實矣中含子而包乎外者乃得字名故制字从爪从子言皇清經解

卷五十六

程徵君解字小記

三

是吐秀之采今又甲然含其子矣說文釋采字云禾成秀是也

又云从爪禾人所以收失其義矣方作采遂言收耶矧收禾以銓刈不得言手爪之也唯以爪爲象秀采之形而字上之爪亦

不作手爪之爪則三字皆得其條貫證之以太傅禮而古義爛

然說文釋字卯字也从爪从子一曰字信也而徐鍇增成其說

曰鳥之字卯皆如其期不失信鳥哀恆以爪反覆其卵此恐於

說文之指亦猶未得也案方言北燕朝鮮泐水之閉謂伏雞曰

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曰涅淮南子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

指覆之則亡形矣然則字爲將成雛之名如禾秀成實也抱卵

曰伏不謂之孚

莊子亦作伏卵漢書五行志亦曰雌雞伏子伏古音同今吾歙言伏卵猶呼音

安得

以鳥哀釋字字耶且亦不足明字信之義夫信之言實也字中

有子曰實莫信於是矣乃遂決然定此三字之義不敢舍乎甲之云而皮傳於抱卵之說也

鄭氏月令注云麥實有字甲菽實字甲堅合釋名云覆字也如乎甲

之在物

外也抑余於說文中又得受字許氏解之云物落上下相付

也讀若詩標有梅余謂華英開後及秀不實者動則落焉謂之受从兩爪相承下倒者已落飜飛之象也受从兩爪相承與非从兩爪相背其意竝同而非之制字則在受字之先其原皆从卩而化焉者也又見趙邠卿孟子塗有餓李注引詩云李有梅李零落也易標爲李孫奭音義載丁公音以爲韓詩也雖王伯厚言標與李通非是破韓詩作李之義然余以爲韓詩所謂李者卽受字轉寫之異受落也故落實亦因謂之受韓詩未可遽非而孟子塗有餓李乃言人飢腹中空而死如華秀不實者之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程徵君解字小記

四

受落也如此則受爲不實而落之義與字字正相反斯爲不失古人制字之本而采字字从爪余謂非手爪之爪得受字一證其義更明矣又案象形之字有可直象其形者有象其形猶必从其所屬之字者如秀字徒象其形而不从禾則與乃字溷果朵字使不从木與田凡字無以異矣故衰字并象形又必以衣者意蓋如此亦有象形字後人益以所屬之字若左之爲肱因之爲齧此類甚多然秀字非其例也

阮中丞收藏宋拓本鐘鼎款識冊中京姜鬲寶字考

古文逸而失傳者多矣往往於金石款識中得之間嘗拾瀋收燼隨筆錄之不下數十事茲不復見是冊中京姜鬲寶用之寶作古古文省體也因悟世所流傳錢刀有齊之吝貨卽墨之吝

貨二事自來不辨忝爲何字數十年前有以爲太公二字互文者大互下爲太U互上爲公其說太曲不可從近又或釋爲古貨由款識中吉金字通之然曰吉貨似亦非古人文理證以是言古字忝之爲實無疑矣曩見豐潤文廟牛鼎中有函器字自隨隱漫錄釋函爲宋後人因之於是劉宋趙宋之辨紛然起矣余据薛氏款識祖辛自寶作函爲證斷爲寶器而改釋之遂覺譌作宋字者爲不可通矣按函古等文嵌寶字內者款識中常見之及其作省文存函則更省U存U則又省U京姜鬲之古錢刀之忝是省U存U者牛鼎之函祖辛卣之函是省U存U者於此又可得古人省文之法矣又冊中收弭仲簠銘有卣字釋作置法帖作賓曾見緩賓和鐘銘曰卣卣文與此同當從

皇清經解

卷晉四六

程微君解字小記

五

法帖作賓是又冊中收晉尺其背刻篆文十九字云周尺漢志

鍾款銅尺後漢建初

中丞校作建武

銅尺晉前尺竝同瑤田按慎齋先

生考定諸家之說周尺得開元錢之八枚以較此晉尺短一寸

一分漢尺得大泉之十枚以較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按曲阜

孔氏所藏慮虬銅尺造於建初六年卽建初尺也以較此晉尺

長二分強皆不相合惟瑤田据食貨志王莽所造貨布貨泉及

大小泉流傳於今擇其邊郭完好者互相比較定爲莽時造錢

布之尺與此晉尺豪髮不爽劉歆歆莽國師也然則尺背所謂鍾

款銅尺者卽余今所定之莽尺於此可見莽所造錢布無不精

美也而建初尺之造於慮虬者獨長二分余意其時海內無一

縣不遵制造尺稍有贏縮亦勢使之然不害其爲大同也因論

古文附錄此尺益見宋拓本之可寶貴也

說文引經異同敘

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爲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又孟子疾盲蹙頰頰字說文釋之曰鼻莖也蹙其鼻莖乃與疾盲相貫是憂之形於面目者若作額頰之字與伸眉連文則可人有所思輒伸眉以蹙其額蹙額非憂之容也凡此之類難遽數之以終其說而吾東治則盡取其所引經之異同者衷爲一書有文同者有文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如爾雅四極西至沃國說文云西極之水也今爾雅作幽皇清經解卷五十四程徵君解字小記

六

風字字或作邪邪地近安得云極耶

說文統系圖跋

說文爲治經之圭臬今天下一童子知之然實有功於經不淺小也如撲閔持也又云匹四丈也八撲一匹不有說文則易繫傳撲之以四以象四時不知撲爲閔持兩手閉容五尺矣禾嘉穀也藁赤苗嘉穀芑白苗嘉穀不有說文則生民之詩維糜維芑雖有爾雅毛傳赤白苗之釋已不知其爲嘉穀之禾而後世更誤爲赤白黍者益不能正其非矣稟嘉穀實也米稟實也梁米名也蓋儀禮諸篇簠簋實中之加膳與稷有貴賤之殊不有說文則周末秦漢諸說經者不辨梁之爲稟因誤以稟爲稷雖以康成之卓識破先鄭九穀無梁之說補全經義而人卒莫之

信者不能正其非矣稌糜也糜稌也今北方有糜農人皆知之
爲黍之不黏者不有說文則人又冒之以爲稷矣稷齋也齋稷
也稊稷之黏者今無論北方卽天下人皆呼蜀黍爲稊稊其稹
爲稊稷雖岬岬之氓皆知作稊字以記其穀名而學士大夫反
昧焉不有說文則稷之冒梁於唐以前冒稌於唐以後者終古
不知稷之本穀未嘗一歲不生於天地間矣戈平頭戟也戟有
枝兵也與考工記冶氏之制無豪髮差焉不有說文則人且誤
釋考工之文矣璋射臬也讀若準故周官司裘注云侯以皮飾
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韋釋文韋亦作準而毛詩疏引鄭注譌作
質且云質者正也是鄭注刊本字畫已譌而尙存其似詩疏更
譌而易其文與義不有說文則皆莫能是正之矣荔似蒲而小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解字小記

七

根可作刷今北方束其根以刷鋤不有說文則李時珍誤以爲
馬帚之苻不能正其失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聲律小記

欽程徵君 瑤田 著

周官三大樂鄭注圖說

周官大司樂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此三大樂采用還宮六十調之法而非本宮所還之角徵羽也卽以函鍾為宮言之四律順生函鍾生大蕤徵也大蕤生南呂商也南呂生姑洗羽也今不曰徵而曰角不曰商而曰羽不曰羽而曰徵是無商之名而有商之實謂之祭不用商可乎惠氏士奇著禮說論三大樂綦詳其言曰圖丘六變二宮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蓋謂圓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七 程徵君聲律小記

鍾函鍾黃鍾卽以其宮為均黃鍾角者夷則宮之角也大蕤徵姑洗羽者林鍾宮之徵與羽也大蕤角者無射宮之角也姑洗徵者南呂宮之徵也南呂羽者黃鍾宮之羽也大呂角者南呂宮之角也大蕤徵者林鍾宮之徵也應鍾羽者大蕤宮之羽也凡此皆以其宮之或角或徵或羽為均也如此則猶是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太夷夾無中更相為宮者任舉一宮循其序而還之皆可為均用以起調畢曲而無陵亂舛互之嫌故足尙也惠氏又曰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又言國語上宮為清角下宮為下徵皆足與三大樂相發明然遽欲持其說以難鄭注則不可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蓋以聖人制作皆其精意所存

此宮必此角此徵此羽以配之豈苟焉已哉於是聲類求之而得其不用與辟之之故而爲之說初不謂其爲本宮所還之角徵羽也如謂注卽以爲本宮之所還則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鄭氏之說其在可覆而視也由其說之不相入而知其指之各有歸矣安得輕議之乎爰錄鄭注且爲圖以明之

鄭注圖鍾夾鍾也函鍾林鍾也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

皇清經解

卷吾四七

程徵君聲律小記

二

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

天宮

按賈疏以注中從陽數數字作上聲讀謂天宮夾鍾乃陰聲而其陽則無射此宮數相生之法當從無射陽聲數起故其陽無射句下不添不用二字者非不用也若用之是從陰數起矣依疏言凡言不冝者單之陰不當單陽故知非不用乃不能用耳天宮夾鍾卯氣陰呂無射戌氣陽律卯戌相合故曰天宮之陽也林鍾地宮不用者以天尊地卑之嫌而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亦嫌而不用也無射豈不能用南呂與之同位故亦不用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聲律小記

地宮

按賈疏謂地宮羽爲先生後用徵爲後生先用人宮徵爲先生後用角爲後生先用蓋謂角徵羽以絲多者居先相次而用之也然則天地二宮皆在徵羽之間其角徵二音絲皆多於宮音豈宮音宜用倍律與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八

學海堂

九穀考

欽程徵君稽田著

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蓋据食醫之職與月令而知之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披攬舊章彌增其惑乾隆甲午夏在武邑採許叔重說文解字中言九穀者類聚錄之次其先後而觀之有異名者竝存之以備考於黍稷粱三事尤瞭然如指上旋渦說文爲治經津筏由今觀之眞寶書也夫說經者之於一名一物所据而知者秦漢諸儒之說耳鄭氏注三禮及爲詩箋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夫太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朔南之地之各有所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一

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汜勝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乃亦不言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稷之名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竝承襲前人之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言書多云稷與黍相似又云如此穀尙不能明何況芝莢是不自以爲知而又淺疑於其所承襲之說矣然觀其所著書其所謂與黍相似者猶是指稷言不謂稷在黍中也至唐之蘇恭誤解陶氏與黍相似之云遂欲於黍中求稷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稷因以稷爲稷而謂與黍爲秫秫破冒稷爲稷之非轉致強分黍爲二穀不知黍中之有稷猶稷中之有秫稻中之有秠也一穀自兼二種安可以黍之不黏者而冒爲稷乎自時厥後陳藏器因之謂

稷如黍黑色豈以秬鬯用黑黍準黍言稷亦當用稌之黑者
審是則陳氏冒稌爲稷但冒其黑色者而王沈魏書所謂烏
丸宜青稌者將安歸乎歸於黍必不可得也則將孤懸一青
稌之名乎且稌類多黃者陳氏又將何以處之至於宋之蘇
頌則直謂黏者爲秬不黏者爲黍而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
蘇恭之謬而與蘇頌相反然其意皆依稀原本於陶氏以申
其說顧所見不同均之爲誤也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說與
孟寇二君同而欲折衷之以爲定論難矣由唐以前則以稌
爲稷由唐以後則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
稷二千年來展轉相受余何敢知焉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
冒及搜尋鄭氏說稷梁兼收黍稷不溷實與說文之義相表
裏足正諸家之繆乃復求之諸經傳中之說以反復疏證之
既又博稽農民相沿之語驗之播穫之時參諸五方土宜之
同異而論說之以著於篇遲之又久輒有潤削辭不能徑省
語不厭凌雜者以舊說紛紜舛互非言重辭復不足以盡其
致也

稌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甌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徐鍇說文
繫傳作得時之中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稌嘉穀實也孔
和故謂之禾也
子曰稌之爲言續也米稌實也象禾實之形也繫傳作米稌實也梁
米名也豐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穰芑稌也秀無說禾不成秀
也人所以收芑禾繫傳作芑禾穗采重文繫穢禾穢也穎禾末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二

也詩曰禾穎穠穠穠重禾采之兒蓬文禾危穗也穠禾垂兒

秒禾也秧禾若秧穰也稈禾莖也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稈秆

稈重稈稈也稈穀皮也康稈重文 節禾稈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

董節節重稈 秕不成稈也莠禾稈下生莠讀若酉莠傳作禾稈

稗禾別也

案禾稈之有稈者也其實稈也其米梁也聘禮及周官掌客

之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秬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爲

有稈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爲一秬鄭氏注此秉爲刈禾

盈手然則秉秬者束稈之名禾爲稈之有稈者故以秉秬數

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稈者不別立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八 程徵君九穀考 三

名卽穀中之實亦無異號惟稈有之遂假借通稱抑以事難

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苗幹大名也

說文稻一稻爲稈二十升禾黍一稻爲稈十六升淮南子夫

大半升此稻黍之實亦曰稈所謂假借通稱者也

子見禾之三變也呂氏春秋引莊子一上一下以禾爲滔滔

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而痛其身焉注

云三變始於稈稈生於苗苗成於穗也禾穗垂而向根君子

不忘本也春秋說題辭曰稈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

變而蒸張衡思元賦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以爲敷既垂

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今諸穀惟稈穗向根顧本可驗

也管子書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曰夫稈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稈此

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踴胸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余案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管仲之言殆卽三變之謂乎隰朋內甲之云謂米處穀內卷城謂稗周於甲藏於苾中兵刃者苾在其外也是故管仲言命之曰禾隰朋言自命曰粟一指謂嘉穀之連稟者一指謂嘉穀實也七月之詩云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周官草人職相其宜而爲之種注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管子書云古之封禪者都上之黍北里之禾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得時淮南子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地初學記載范計然之言穀曰麥稻麻菽禾漢書食貨志董仲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四

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汜勝之書曰凡種黍者如禾欲疏於禾說文曰黍禾也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疏言麻與菽麥無禾稱似也言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諸禾因以禾爲諸穀苗幹之大名不然也黍稷亦有禾胡獨不在所總耶且上旣以禾目之復於黍稷外偏出禾以總諸禾凌亂錯互古人屬文當不如是也禾南方人呼其實曰粟穀米曰粟米北方人但呼穀呼米北人食以粟爲主猶南人食以稗爲主南人呼稗亦但呼穀米不加稗字也

禾有赤苗白苗之異謂之瓊芭詩曰維糜維芭是也

集韻瓊或作蠶

摩稊余細詢農人又以目驗知之

余見禾之赤苗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

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今直隸山西人猶別而呼之曰紅苗穀白苗穀赤白苗之外又有黃苗者黃苗穀殼有黃色白苗二種米皆不黏白苗之穀殼黑米白者黏穀黑而米亦帶縐色者不黏黑穀俗謂之拖泥穀白苗者卽青苗也初出時色微白故農人通呼白黃以別於紅苗也穀之種類甚多大致皆白苗米之大致皆黃色亦有白米白米亦有黏者然大致

米白者多不黏赤苗之穀其黃者有黏不黏二種苗赤穀亦赤者則其最黏者也 是故黍亦禾屬稱

嘉穀而知嘉穀之薺芑必非黍者以黍之苗惟一色而無赤

白之異又說文解穞字云禾之赤苗謂之薺言穞玉色如之以說

之赤苗也解穞字云禾之赤苗謂之薺言穞玉色如之以說

文證說文益知薺芑爲禾而非黍矣爾雅之釋詩也曰薺赤

苗芑白苗毛氏据之以爲傳而郭璞注爾雅則曰赤梁稟白

梁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稟彼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

赤白也許氏解苗爲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又

不知苗卽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碩鼠之詩無

食我苗毛傳云苗嘉穀也春秋無麥苗何休注公羊傳云苗

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管子言禾以苗字建首孔子惡莠亂

苗亦呼禾爲苗大田之詩毛傳云莠似苗也趙岐孟子注云

皇清經解 卷晉四十八 程徵君九穀考

五

莠之莖葉似苗然則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

稟廣韻稟禾子也稟實曰米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

米名曰梁其大名則曰嘉穀言其色則曰黃茂生民詩種之

黃嘉穀也而禾稟米梁之次第載說文中又如物之在貫焉以雜

廁部居讀者不能察耳今特建類相受俾散見之字歸於一

條然後稟之一穀爲他穀久假者乃得反於其所矣周官倉

人職掌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

九穀中無稟此言九穀以稟爲主則是梁卽稟矣史記索隱

載三蒼云梁好稟其證也隋書經籍志三蒼三卷郭璞注秦

相李斯作蒼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

篇後漢郎中賈鮪作洵喜篇故曰三蒼張懷瓘書斷云和帝

時賈鮪撰洵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洵喜爲下篇

所謂三蒼也皆用隸法寫之宋案班氏云漢興間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并爲蒼頡篇則三蒼之上篇恐卽所并之蒼頡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

呼粟米之純白者曰梁米禮設簠簋不稱黍稷稻粟而云梁飯必炊米爲之故舉米名耳無米名者乃稱穀名黍稷稻是

也是故言簠簋實則稱梁宜言九穀則稱粟宜言稼穡則稱禾宜幽風七月之詩所數者言稼穡之例也倉人職之云言

穀之例也凡諸經傳云梁者皆言其米也詩中有五借以爲韻者則不爲典要舍人職掌粟米之出入辨其物注云九穀六米別爲書是以

粟主九穀因爲諸穀之總名義與倉人職同賈公彥不知乃云正言粟卽案也夫案稷也以粟爲案是以粟爲稷此說蓋

据郭璞爾雅注郭云江東呼粟爲稷孫炎注亦如此孫云稷卽粟也乃漢世訓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詁相承之語古今注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据此則前後漢書所謂嘉穀元稷降者皆

是以粟爲稷也故服虔亦以黑粟釋漢書之元稷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案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稷曰明案句陸德明釋文明案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余案隋王劭勸

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案句立八疑十二證孔穎達非之引鄭氏士虞禮注以斥其妄然余考鄭氏注曲禮於稷曰明案

句無解說其注士虞禮曰明齊新水也又曰或曰當爲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案案稷也皆非其次尋其語氣鄭於明

視意中無曲禮免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免腊也於明案意中無曲禮稷曰明案之說故申言案字据爾雅案稷

之云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注曲禮時或實無稷曰明案而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注因而傳之亦未可知耳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非漢代流傳真本傳言其探地經史繆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自志學至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其於漢人之學必能涉其藩籬所立八疑十二證或亦不信梁外有稷惜其讀書記今不可得而見也又案鄭氏禮運作其祝號注引周禮祝號有六五曰盞號孔氏疏之又引盞號注曰若稷曰明案今考盞號原注乃云

鄭司農云盍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稷合梁曰
籩其稱曰嘉疏其所引者獨無稷曰明案句孔以鄭注連引
曲禮遂誤以為亦有此句故舉以言之而原注不然亦足證
先後二鄭所見曲禮本無稷曰明案句也且秋官司恒氏以
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蓋鄭氏用司農說明盍謂以
明水滌滌案盛黍稷鄭於小宗伯六盍注云盍讀爲案六案
謂六穀於春人注云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於肆師表盍盛
注云案六穀也在器曰盛於何師注云盍盛祭祀所用穀也
盍謂以明水滌滌案盛亦是兼滌六穀之名合而論之鄭氏
通謂祭穀爲案盛則已不得以明案爲祭穀用稷之專名矣
禮司恒於滌滌案盛時齊明釋文齊又安得復襲其名以命
稷乎又甫田之詩以我齊明釋文齊又作盍毛傳云器實曰
齊在器曰盛鄭箋以爲滌齊豐盛也余謂滌之云者滌滌之
云也則甫田之齊明即司恒之明盍就明水滌案言曰明盍
即案受滌於明水言曰齊明顛倒言之義實一也至作盍號
案號六穀之一必不然矣

是秬粟孫炎云秬爲黏粟先鄭注鍾氏丹秬爲赤粟其注九穀亦有

稷無梁然於六穀則又稷梁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顯然與禮經相畔矣及其注百穀之屬於稷之外又復舉梁

其注云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荏菹雕孔穎達豈不知稷梁爲胡之屬蓋用後鄭所定之九穀也陸德明爾雅釋文曰相承云稷粟也又
二物而用相承之說日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蓋陸氏已疑之矣曰稷粟也者梁既不可以同稷而舍粟別無

梁不知欲以何穀當之陶氏云梁米皆是粟類又云粟粒細

廡扁長不似粟圓李時珍云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爲

梁細而毛短者爲粟余案漢人梁穗大多毛而長穀

粟爲二穀又案後漢書禮儀志載明器簠八黍稷麥稻麻

菽小豆於後鄭九穀但少菹耳當時所用稷梁兼有殆已分

粟中穗如狗尾草者爲梁蓋承襲昔人強分之誤矣

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聘禮歸饗饋堂上之八簋黍其南

東稷兩簋梁在西饌於東方亦如之米百管黍稷稻皆二行
稷兩簋梁在北西夾六簋黍其
稷四官食醫職豕宜稷大夫禮宰夫宜黍稷六簋稷六簋黍其
西周宜食醫職豕宜稷大夫宜黍稷六簋稷六簋黍其
稷稻粱白黍黃粱玉藻沐稷而鬻粱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

稷士沐梁鵠羽之詩不能藝黍稷不能藝稻梁甫田之詩黍稷稻梁農夫之慶不知秦漢以後何以

溷二穀而一之舉梁者輒逸稷舉稷者又逸梁如呂氏春秋

審時篇舉梁而逸稷者也審時篇云得時之禾得時之黍至得時之稻得時之麻得時之麥至

其十二紀中所載又舉稷而逸梁者也十二紀中載春食麥夏食菽中央土食稷

秋食麻冬食黍而又有孟夏嘗麥仲夏嘗黍仲秋嘗麻季秋嘗稻之文月令及淮南子皆因於

呂紀文亦同之淮南子天文墜形主術三訓凡四見諸穀之

名皆不見稷字天文訓載稻菽麥禾墜形訓載汾水宜麻濟水宜麥河水宜菽雒水宜禾渭水宜黍江水宜稻又載東方宜麥南方宜稻西方宜黍北方宜菽中央宜

宿麥案穀宿麥案穀而人閒訓則又云樹黍者不穫稷是可知舉梁者

非不知有稷直謂稷即梁也舉稷者非不知有梁直謂梁即

稷也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穀麥王冰注五穀之長曰麥故

皇清經解 卷音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八

東方用之木草曰麥為五穀之長南方赤色其穀黍注黍赤色中央黃色其穀稷

注色黃而味甘也西方白色其穀稻注稻堅白北方黑色其穀豆注豆黑色五

常政大論五運平氣木曰敷和其穀麻注色蒼也火曰升明其穀

麥注色赤也土曰備化其穀稷注色黃也金曰審平其穀稻注色白也水曰

靜順其穀豆注色黑也其不及木曰委和其穀稷稻注金土也火曰

伏明其穀豆稻注豆水稻金穀也土曰卑監其穀豆麻注豆水麻木穀也金

曰從革其穀麻麥注麻木麥火穀也麥色赤也水曰涸流其穀黍稷注黍火稷

疑麥字誤為黍也余案金曰從革其穀麻麥注云黍今言黍者

色赤三麥字本皆黍字後人妄改之也彼見上火曰升明其穀麥注云麥色赤遂疑此注火穀色赤者亦當為麥字也既

妄改注因妄改經不知麥之色赤已見上注此注不應重見

王冰以從革當有火穀又見黍有赤色故注之曰黍火穀黍色赤也且以黍字初見於此亦當如他穀初見者須顯其色也下涸流之黍稷堅成之稻黍注並承此而以火言黍也然

則從革條三麥字誤而涸流堅成兩條黍字不誤林氏校正考之未審矣經以二穀赤色可互取之且於火本合中火穀取麥金水合中火赫曦之火皆取麥從革之金涸流之水堅成是故升明之火赫曦之火皆取麥從革之金涸流之水堅成之金皆取黍火穀互取其例畫一故惟從革知爲黍誤麥者既以互取之例斷之又以重見色赤之注斷之涸流堅成之黍知其必不誤者既以互取之例斷之又以兩黍字不應並誤斷之且苟兩處並誤何以赫曦之當取麥者不三處並誤以斷其不誤矣太過木曰發生其穀麻稻注木化齊金火曰赫曦

其穀麥豆

注火齊土曰敦阜其穀稷麻

注土木齊化金曰堅成其

穀稻黍

注金火齊化也新校正云案本論上文麥爲火之水穀當爲其穀稻麥余案黍字不誤林氏考之未審

曰流衍其穀豆稷

注水齊土化

案宋林億等校正內經素問言素

問之名張仲景已前無文可見据今世所存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史記倉公傳言師陽慶傳皇帝扁鵲之脈書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此見於兩漢人所稱述者今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九

觀其所舉諸穀皆見稷而不見粱與秦漢以後諸書昭合疑

素問爲周秦間人之所著論與

伊川先生亦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後鄭知稷

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

成氏之識之卓也然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蓋

据月令之文鄭氏諸所注必有所本無不根之言嗟夫王之

饋食用六穀从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蓋据食醫會膳食之

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据食醫六穀有粱而入之也五

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据六穀而意爲增

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据月令配五行者爲之

注素問藏氣發時論粳米甘小豆酸麥苦大豆鹹黃黍辛粟

注樞五味篇粳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音五味篇麥苦大豆鹹粳米甘黍辛麻酸案五音篇與月令同合觀其注之梗稷可互取小豆麻可互取也甲乙經亦小豆作麻其注

職方氏宜五種曰稻黍稷麥菽不据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不得易本經而就月令故据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必以菽者或如疏所云當時目驗而知也臣工詩疏論鄭注食醫職方綜言五穀不同處余說與之合計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据之以注疾醫史記天宮書歲正月旦且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稷漢書天文志作疾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菽天文志作叔下晡至日入爲麻各

以其時雲色占種所宜其所數者蓋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辯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金匱真言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八

程徵君九穀考

十

書多周秦閒人所傳益其地員篇載五土所宜之種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案淮南子脩務訓言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故高誘本職方鄭氏所注以爲之注荀子儒效篇亦言相高下視堯肥序五種而楊倞乃据月令注之不及高誘之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穀黍稷菽麥稻也自金匱真言精審矣

以下說竝不異而五常政大論則又進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凡十二事雖不能齊一然皆有稷無梁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菘梁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菘梁蔣實謂雕葫也大招於五穀之外明言有菘有梁而王逸則以梁爲菘米之美稱是逸之說亦爲有稷無梁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稷菽粟梁也是爲有梁無稷凡此皆秦漢後稷梁溷一之證也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

案詩氏說文叙云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讎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漢書藝文志亦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讎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刑法志云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凡此所稱卽如氏所謂律也其曰讎九千字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而因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敏云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明董斯張疏彥遠之故以藝文志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繆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合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又案藝文志於揚雄取作訓纂篇下云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然則是訓纂止三十四章耳所謂易蒼頡中重復字者爲以訓纂續蒼頡而蒼頡中所本有重復之字輒易之使無復字也此續而易之者蓋揚雄爲之也班固又續揚雄作三章凡一百二章章昭云班固作十三章後人不辨疑在蒼頡上篇三十四章中據昭所云彼時所見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矣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委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猶所誦書九千字者與尉律不相涉也又案說文引漢律其多而於緯字下云揚雄以爲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十一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是詩氏所見律亦稻米一斗得酒一斗頗有缺佚而或見於揚雄書所引者矣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

下尊案周制尊有上中下三品爨上尊也小宗伯職辨六爨

以實爨而陳之是也卣中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酒正職凡祭器以禮共五齊三醴以實八尊是

也疊下尊也諸臣在廟爲賓備率食三獻酌醴以實八尊是與王之神靈共尊司尊爨職所謂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是也

祿用秬黍爲酒鬯人釀而共之謂之秬鬯鬯人養鬯金以和之謂之鬱鬯則實上尊者秬黍之酒也周書洛誥乃命宰穆

公左傳賜晉侯皆云秬鬯一卣李巡據之以注爾雅云卣鬯之尊也則秬鬯之酒實於中尊抑余考鬯人職所用之器有大

鬯飄齋脩蜃脩讀曰卣可知皆尊名也皆所以實於爨其未和鬱者則實於卣明矣而孔穎達疏江漢之詩則云案鬱

人鬯當在爨而云卣者當祭之時乃在爨賜時未祭則以卣盛之是偏據鬱人以決秬鬯之酒專實於上尊者也孔穎達

又於表記秬鬯事上帝疏之云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芬芳

調暢故言秬鬯斯不然矣案五齊祭乃作之自必用黍然體

而以飲人者必三酒也三酒有以黍爲之者此歸禮於聘臣
專用黍酒醲蓋白酒卽三酒中之昔酒也三酒事昔清今見
昔清於首尾而於事酒則以黍互之亦因夫以稷冒粟是承
以見三酒之皆用黍此所謂屬文之法也

夔漢魏六朝人之譌改稷爲黍又啟後人黍中求稷之繆師
古斯說其誤非一師古又注急就篇云黍似粢而黏用說文
黍禾屬而黏之語而改禾字爲粢字者意蓋以稷爲稷耳然
誤解其注者必曰黍似粢而黏則是黍之不黏者爲粢矣此
亦猶陶氏稷與黍相似之云本謂稷似黍也孔穎達生民詩
疏以糜芑爲稷本呼稷爲糜芑也而後世以稷爲稷者輒据
其說而爲之辭故諸君之論誤稷也而兼誤梁其究且詒誤
於黍辨之烏容已哉俗呼黍曰黃梁呼稷曰高粱皆不可爲
典要至晉楊泉物理論謂黍稷之總名曰梁合稻菽稱爲三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八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穀不然也難之者曰稷爲梁而非稷稷誠不可冒稷之名矣
稻曰嘉疏亦不足任嘉穀之名乎禾稷往往爲諸穀所假借
而楊倞注荀子禮論篇則直曰稻禾也庸詎知禾稷之非稻
名乎余曰不然也公羊傳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何休注云
原宜稷隰宜麥周官稻人掌稼下地種之苾種注云苾種稻
麥也稻與麥同宜於隰今日原宜稷固非稻之所能冒者又
說苑淳于髡曰蠃螺者宜禾楊倞引以注荀子云蠃螺蓋高
地也高地宜禾明其不宜稻矣而顧又以禾釋稻耶況呂氏
春秋云得時之禾得時之稻淮南子云雒水宜禾江水宜稻
又云南方宜稻中央宜禾賈讓治河策云故種禾麥更爲秬
稻稻禾二穀秦漢以前無相冒者是故禾稷苗之名果專屬

於梁也抑余謂采之名始亦專屬禾後乃假借通稱之於他穀耳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又云稟之爲言續也是稟可通百穀然云九穀不云九稟故諸經記中多以菽稟對舉是別菽而言稟矣管子書一則曰五穀菽稟再則曰菽稟五穀是又別五穀而言菽稟矣由是言之穀稟安可互通也而況稟有專稱乎韋昭國語注穀地爲田麻地爲疇漢書注如淳田爲疇杜氏左傳注則云疇畔是又別麻言穀矣余觀伏生爲疇漢書注又云美田爲疇

淮南子劉向所著書皆言張昏中種穀則是呼稟爲穀豈穀之始也固有專稱乎考古者所當心知其意也秀禾作采也大戴禮少閒篇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秀孚連文古義斯在孚蓋穀皮後人加禾作稔孚中所含者米也米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

程徵君九穀考

十四

之先見者秀也是故含秀者采含米者孚采孚一物而先後異名字竝从爪蓋象形采从禾从爪孚則从采省从子从子者以其秀成米矣采但禾上爪象初秀時采采然開故今北方人猶稱禾作采曰秀采蓋故老相傳語也說文曰采禾成秀得其義又曰人所以收从爪禾以爪爲手爪字則失其義矣秀時安得便言收邪此蓋經徐銜改之矣余考徐銜繫傳作从禾爪聲與銜本不同曰爪聲者必非手爪爪字之聲豈本有禾采象形之字爲爪者而說文轉寫脫漏邪錯雖亦意以爲手爪而致疑於爪聲二字然不徑改爲从爪禾而但於爪聲下爲之說曰爪禾爲采會意也錯之敬慎實勝於銜於斯見之矣爾雅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郭璞山海經注引爾雅榮即華也說文云華榮也爾雅又云木謂之榮而不實謂之菁音骨

華草謂之榮秀非榮也故曰不榮而實然秀時猶未實也故

論語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明秀後乃始結實也余以所目

驗者論之禾之初作宋也先作稈穀其形與已成穀者無異

已而稈穀稍開中有鬚數根戴藥吐出鬚末之藥既開復合鬚

藥在外後乃結實充滿稈穀中而麻之作采也先有稈一片

旋而包之中含二鬚鬚末無藥點已而結實實有殼戴鬚漸

大實包稈中鬚出稈外名之曰蕢蕢亦其秀要皆不榮而實

者也九穀惟菽類作華餘皆不華而秀所異者禾稻黍稷麥

菰之秀其稈皆二出麻秀之稈一而已他如蓬藜亦穀類其

稈則五出然皆無英可落合之即其穀之皮初開時鬚藥歲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五

蕢是則同也出車之詩黍稷方華宜言方秀月令苦菜秀宜

言英高誘呂氏春秋注若菜當言英蓋散文通也故屈原賦稱芝為三秀洪

興祖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禾采成實離離若聚珠相聯貫

者謂之穢與珠璣之璣同意呂氏春秋得時之禾疏穢而穗

大得時之稻長稠疏穢高誘注云穢禾穗果羸是也而徐錯

以為禾莖失之矣禾采成而下垂曰穎字外頃頃頭不正也說文曰穎

禾末也引詩曰禾穎穰穰案詩作禾役穰穰毛傳云役列也穰

穰稜省去禾也稜蓋黍稷言其莖末多岐如芳菊故謂之稜

今若以為行列則穰穰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

承用爾雅穰穰苗也之釋則役為苗之名明矣禹貢三百里

納結服孔氏傳結稟也服稟役言服為稟之役是詩禾役為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糝而赤色穰為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氏傳服稟役之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為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蓋凡附於外者謂之服

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成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生稟則衛稟外而附於稟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稟之衣也穰久裏亦有相輔相包之義觀詩言兩服上裏可知裏服義自通也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垂者故穰穰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穎之義余初以謂此與毛氏異者也然余以爲毛傳得之

毛遂言錐之出囊曰穎脫疑取諸禾苗之銳者及涵泳其文乃知其所謂穎者言錐之拊非言錐之末蓋謂錐之出於囊也脫離其拊而盡見於外即拊亦不能持之彼有拊持之者

但能見其末故曰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又少儀云枕几穎杖執之尚左手鄭氏注穎警枕也刀卻刃授穎鄭氏注

穎鑲也案警枕形圓刀鑲在拊皆謂象禾采之成而下垂者爲穎也生民之詩又曰種之黃茂黃茂謂嘉穀墨子明畏篤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

案盛則凡穀皆得謂之黃也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八 程徵君九穀考

夫

穎實卓穎次堅好後蓋指采之成而下垂者言之故毛氏傳云穎垂穎也陸氏釋文云穎穗也穎成於穗故穗穎互通司

馬相如云藻一莖六穗蓋六穎也此詩言苗生次第甚詳備而毛鄭說有互異如毛氏以方爲極畝種爲雍腫鄭氏以方爲齊等種爲生不雜余考其字義而以生長之節次比附而疏之竊謂方之言分也穀種得氣始分開也苞穀始生苗苞而未舒也種苗出地短若左傳言髮種種也發苗漸長若董仲舒傳言稷然爲舉首也

發苗盛莖生也秀作采成孚也堅則秀而實矣種則實而穎矣穎采垂末也稟嘉穀成也大田之詩先言種後言方鄭氏以種爲先擇其種方爲孚甲始生而未合時於此可而孔

悟古人異實同名惟變所適而皆有其確不可易者也穎達疏毛傳垂穎之義乃云禹貢鄭注結又云穎則穎是禾

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此

蓋以穎爲挺不以爲采則所聞異辭者也穎之不垂者謂之

杓說文曰杓禾危穗也徐鍇曰危謂獨出之穗今言了杓也
蓋禾采之成穎也未有丕而向根者也其丕者故必異
其名焉是故穎之名亦惟禾有之也黍稷稻苳秀皆舒散麥
雖有椎而不下丕麻蕒豆莢皆不得以穎命之吾前言采之
名始於禾今與穎互證之而益信矣瑞穎之端也故說文亦
以爲禾丕見也禾之作采而成臬也其臬不裸見有苾尨茸
焉以含之是之謂秒隰朋所謂外有兵刃是也秧禾苗之兒
說文云禾若秧穰也若蓋禾草之名說文解蘇字云把取禾
若其證也禾莖曰稟又曰稗去皮曰稽以爲祭天之席禮器
及郊特牲之言祭天席也皆不用莞箬而用稟蘇鄭氏注穗
去實曰蘇引禹貢三百里納蘇服則蘇稽同也禹貢作納秸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八

程徵君九穀考

七

服則秸蘇同也

一作蘇說文
靡麻蕒也

以飼牛馬謂之穠玉篇廣韵皆

云穠稷穰者蓋禾穰也今北方之穠以禾穰南方以稻穰禾
皮曰穠經記中不概見惟呂氏春秋一見之言行得時之麥薄
穠也穀皮曰稗余言之詳矣然稗在米外者卽殼也而又有
殼外之稗若稷若麥蓋穀之稗者說文稗穀之善
者一日無皮殼然亦有皮
稷無名麥謂之麩也其外又自有稗矣稗一日穰又曰穰生
民詩釋文云稗麩穰也呂氏春秋言得時之禾黍稻或曰臬
圓而薄穰或曰搏米而薄穰其言先時及後時者則曰厚穰
也今人必穀舂後碎皮始命曰穰毛氏生民詩傳云或簸穰
者鄭氏注大師職擊拊之拊謂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穰
是也董蕭蕭之重文作稂說文以爲禾臬之采生而不成者

謂之葦蕪其論語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秕稟中之不實者古文尙書曰若稟之有秕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多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稟而收其粗是也粗疑批之譌批莠亂禾稟之草一本或數莖多至五六穗禾一本惟一莖一穗故以多穗爲瑞也司馬相如封禪文嘉禾六穗後漢書生光武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全注云東觀記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蔡茂傳夢有三穗禾梁書武帝紀大同六年始平太守崔頌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凡皆紀其異也穗多芒類狗尾俗呼狗尾草實

小於稟而形長初生時草全似禾戰國策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裴松之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禪代宋事王令曰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故聖人惡之批方人云惟禾中有之黍地則無余叩之老農非黍地本無也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六

與黍異見卽鋤去不爲所亂生於禾中必成穗乃可辨耳余至河間府農民語余云初年種穀田批人呼禾爲穀其明年易高粱種之蓋穀中有莠莠實熟卽落田中若明年仍種穀則初年所落之莠與穀並生不能鋤去故穀中多莠莠生高粱中不能相亂故明年種高粱也說文禾稟下生莠繫傳作禾稟下揚生莠徐鍇云謂禾稟實下播揚而生出於稟秕農桑輯要亦言穀種浮秕去則無莠二說皆不然也秕無實安得復有所生然則說文所謂揚者莠生挺出直上非若禾稟向根下金壇段若膺玉裁說如此今據改之故謂之揚生以其能亂禾稟故常於禾稟下揚生也其實莠非禾類不耕之地處處有之月令藜莠蓬蒿並興余居北方戶牖外方丈地耳四物蒙茸而生冬月

適野空田中多枯莠草左傳門上生莠今時猶然也近人有謂國策之幽莠卽夏小正之四月秀幽小正之秀幽卽詩七月篇之秀萸以爲幽萸莠乃一聲之轉蓋本之廣雅萸莠也之云余目驗之不然也莠於夏至前後始作采小暑大暑之間乃其正秀之時是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也卽以他物驗之月令四月苦菜秀今北方三月卽有作華者然至四月黃英徧野偶郊行數十里無地無之夏小正七月葍秀傳云馬帚也余定爲轉蓬飛蓬之蓬北人今呼埽帚菜又呼爲刺蓬蓋蓬葍一聲之轉大暑時已有先作采者餘竝秀於七月是皆與經傳不爽其時不應莠獨遲兩月始成秀也音語相轉是考字要義然必芴舉數事證之使確乃可定其說不然何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九

字無音何音無轉舉可比而同之也哉且說文云詩四月秀萸劉向說此味苦苦萸也今莠余試嘗之甘又鄭氏詩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萸秀萸其是乎又注月令云王瓜草萸也今月令王萸生夏小正云王萸秀未聞孰是是鄭氏疑萸爲王萸又疑王萸王瓜蓋一物亦不以爲莠也莠萸相轉殆未可以聲定之國語云馬餼不過稂莠草昭注莠似稷而無實非實熟則易落耳左傳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伯有昭誤以稂無爲稷曰似稷蓋言似稂云爾大田之詩不稂不莠爾雅釋之

曰稂童梁毛傳因之所謂童梁者豈卽說文禾稂之采生而不成者乎余謂詩上言旣堅旣好旣盡也盡堅好則已無采生而不成者矣而又繼之曰不稂不莠者謂不生狼尾草與

狗尾草也然爾雅既以童粱釋稂而又別出孟狼尾則是不以狼尾爲童粱矣董卮在說文以禾采之不成者當之而不稂不莠之稂又斷乎不可以爲禾采之不成者則爾雅之所謂童粱亦安能以說文之解解之邪下泉之詩浸彼苞稂毛傳亦作童粱鄭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夫果童粱爲采生而不成者則是於禾粟中間一見之不得連項皆童粱而爲水所浸且生於禾粟中禾粟宜高地下泉亦安得而浸之也與苞蕭苞著同舉亦宜爲狼尾草矣蓋狼尾與狗尾二草相雜生野地秋月適野彌望皆是亦如蕭著之必以族生故得云浸也余嘗目驗草似莠秀於八月疑卽狼尾草因求狼之尾辨識之蓋黃白毛而黑末而是草之芒老則轉赤而黑與狼尾不異又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八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狼尾毛疏是草之芒亦疏不似狗尾草之密因遂定之以爲狼尾草說文別出莠艸者殆是與案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卑濕則生藏莠蒹葭史記注載駟案漢書音義曰莠莠尾草也漢書注郭璞曰藏莠草中牛馬芻夫莠尾卽余所目驗之狼尾草也莠草中牛馬芻余所目驗者亦中牛馬芻也

余於京師夏秋

問見鄉民擔狼尾草與狗尾草以爲牛馬芻者滿街

不過稂莠以國語之稂莠證詩之不稂不莠於是稂莠之稂

與說文所謂禾粟采生而不成之董卮實爲二物確然無疑

或以藟之重文卽稂莠之稂爲疑余謂字之通者兩義不相妨也如稻粱之梁亦可與稂通稂又或从米作稂東漢光和間白石神君碑黍稷稻稂是也藏莠生於卑濕亦與下泉之浸足相證矣稗

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莠勁采不下

巫畧似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沒爲奴婢者使供作
務八月支稗子五斗春得米斗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
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汜勝之云稗堪水
旱種無不孰是也

黍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
酒禾入水也粳黑黍一稔二米以釀也粳重 稔一稔二米詩
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糜稌也稌糜也稌
黍屬梨黍稷也稷黍梨已治者

案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
黏者也禾自有黏不黏二種古今注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
稌亦曰黃黍是謂黍爲禾之黏者其不黏者卽禾矣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五

大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

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

稻粱白黍黃粱鄭氏注黍黃黍也韓非子吳起欲攻秦小亭

置一石赤黍東門外韓非子內儲說作赤菽言
赤黍者因學紀聞所載 經傳中見黑

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是以知散文通

稱黍也糜一曰糜飯用米之不黏者食醫職牛宜稌先鄭以
稌釋稌明飯用不黏者

黏者釀酒及爲餌養醢粥之屬故簠簋實糜爲之以供祭祀

故又異其名曰稌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尙黍也不黏者

有糜與稌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聞之農人云黍糜二

穀其色皆有黑白黃赤之異及與人索取其種凡持以至者

有黑黍白黍又有赤黍雜黑黍中者黑黍中更有青黍 而獨無黃黍

惟糜則類多黃者

亦有黑糜隋書禮儀志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黍黑稌三國志注烏丸宜

青余因以所目驗難農人農人無以應然則黃黍者糜也稌

也黃色即有黏者而余未之見可見不黏者多則不得不以黃黍之名歸於稌矣內則直呼曰黍而

今人乃以為稷豈不繆哉赤黍白黍宋之蘇頌以冒麩芑是

不以麩芑之為禾之赤白苗也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

呼之曰糜黍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軟黃粱不黏者曰硬

黃粱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為黍子不黏者為糜子余居武邑

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

稷米豐潤人呼糜子為稌北方稷稌音相邇曲阜孔氏谷繼涵語余云

呼糜子為稌無誤呼稷者稌奪稷名承謫日久論者因謂稷稌一物而以

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糜稌互釋稷齋互釋其為二物

皇清經解 卷吾四六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甚明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稌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鬻廣雅鬻糜稌程稌也玉篇鬻糜也糜稌也

稌關西糜似黍不黏者稌稌稌名廣韻鬻稌別名也說文稌程穀名以稌冒稷稷既非稷矣以

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簠簋實其性黏著幾與籩實之餌養無

以異且少牢特牲饋食之禮尸啜主人本為炊糜為飯不相

黏著故有搏黍之儀若用黏黍為之胡為乎必令佐食者搏

之而後授尸哉且糜之為黍不但內則黍黃黍之注可為左

證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云說九州所宜若云荆

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釋文云麻一本作糜余案此糜字必

糜字之譌蓋鄭注所謂若云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

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

是麻當作糜糜即謂黍二字可互通也然糜之譌麻糜黍二

字之可互通余亦非以臆見斷之也伏生尙書大傳淮南子
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菽而呂氏春秋則云日至樹麻
與菽麻生於二三月夏至後則刈牡麻矣今云日至樹麻其
爲樹糜之譌無疑伏生淮南子劉向竝言黍菽呂氏言糜菽
是糜黍互通之確證也又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
糜以伏生淮南子劉向書證之糜字爲衍文因下有菽糜之
文而衍也菽糜者豆鬻也小正傳云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
也時食豆鬻而記之刻本譌作食矩闕言菽字又言之者特
著其時食豆鬻耳與上種黍菽文不相複而轉寫者不明傳
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妄增一字也
近日刻本不知糜爲衍字謂是糜字之譌改糜爲糜失之愈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黍

遠矣糜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下種者改者之意本欲改爲糜
糜徐之糜而又譌爲糜芑之糜是又不知糜糜之爲二
物其音又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
復不同也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

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汜勝
之種殖書黍暑也種者必待暑說與說文同亦以極時言之
矣生民之詩維秬維秠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稔二米毛
傳因之鄭氏邕人注則曰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賈
氏疏云秬如黑黍据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
者爾雅秠不言黑黍主於釋詩秬黑黍是卽維秬者秠一稔
二米是卽維秠者秠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
逸問云邕人注秬如黑黍一稔二米爾雅秠一稔二米未知
二者同異鄭答云秠卽其皮稔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

異稱也案賈所疏及引鄭志問答之意未見分曉因檢生民詩孔氏疏闕之乃知孔所見鄭氏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秬二米以秬字易爾雅之稭字也其言曰鬯人注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祿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秬一稭二米鬯人注一稭二米文不同者鄭答張逸云秬卽皮其稭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稭爲秬也据此則是秬原包一稭二米者而秬卽秬之皮耳但一稭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

皇清經解

卷五 島六

程徵君九穀考

一

秬也然鄭氏釋鬯用一稭二米者若但云釀秬爲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秬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稭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秬而一稭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秬爲稭故以稭解秬既上承秬字可不復更見秬字鄭氏之意欲見秬亦秬既直見秬字而秬稭皆皮則不妨易稭爲秬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秬爲黑色之黍故素問言穀色黑者或卽目之爲秬六元正紀大論曰其穀秬卒而五常政大論則曰其穀秬氣交變大論亦曰其穀秬並以秬字作黑色字也郭璞爾雅注云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糜之米正黃色黍之米淡黃色色愈淡則其米愈黏務本新書云有與糯米相類者白故山西靈石人呼不黏者爲黃米對黏者色淡言之也武邑人呼黏者爲黃米對不黏者冒稷米之名而別之也魏音卑今穀名中無卑

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稗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莖^後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淡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稗也見農人間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稗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稗皆有稗音稗爲黍別無疑也稗稗竝宜卑濕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从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菘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卽野稗也曹植七啟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脩辭家之美稱與召旻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蔬今反食精稗者異義梨黍穰也芳謂之茹宜爲埽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一

程徵君九穀考

五

簞黍穰亦宜爲埽簞穰穗其末自然句曲尤宜之今北方埽簞小者皆用糜此梨之所由名與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鄭氏注茹萑茗可埽不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鄭氏注茹莢蒂也左傳楚子昭卒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乃使巫以桃茹先祓殯杜氏注茹黍穰周官喪祝職王弼則與巫前鄭司農說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又引檀弓及左傳言桃茹者以證之陸氏釋文云厲音例記作茹黍茗穰也黍茗穰或作黍苞穰鄭氏以茹爲萑莢之茗杜氏以爲黍穰陸氏則黍茗竝釋据杜陸說是茹梨通矣然余案說文以黍穰釋梨以芳釋茹芳葷莖也从禾从艸固宜有別與左傳孔疏云茹是葷蓋桃爲棒也以桃爲葷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茹則不去桃是桃茹異用矣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八

程微君九穀考

三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九

學海堂

九穀考

欽程徵君 瑤田著

稷

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案齊重 秫稷之黏者尤 文 秫重

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

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稌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

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為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

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疏云案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

云首種淮南子作首稼不入高誘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

稼余案考靈耀之文載史記正義中蓋云主春者張昏中可

以種稷而伏生尚書大傳則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淮

南子亦云昏張中則務種穀劉向說苑亦云主春者張昏而

中可以種穀夫穀者北方呼梁之名秦漢人稷梁一然則

考靈耀之種稷高誘注之惟稷先種恐即伏生淮南子劉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一

之種穀疏雖引考靈耀之文以證舊說然終恐其所指猶是謂梁說介疑似余所不憑 今以北方諸穀

播種先後考之高梁最先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

高梁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余

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梁最早諺云九裏種伏裏收及余

至豐潤其俚諺亦有九裏種高梁之說管子之書適符諺語

高梁為稷而首種無疑矣農桑輯要載務本新書云蜀秦漢

黍春月早種省工多收耐用 以來諸書竝昌梁為稷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即以管子

書日至七十日藝稷之說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

之正月也余足跡所至游行南北氣候亦至不齊矣所見五

方之士下及農耒輒相諮詢曾未聞有正月藝梁稟者至吾

嶽藝稟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為日至百日不藝也而高梁早

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高粱也

月令首種釋文乃引蔡云宿麥

杜氏通典載唐武后時王方

種不入案蔡邕章句云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雪霜損

無所收入也宿麥於仲秋勸種安得爲首種且月令孟春行

冬令首種不入仲春行冬令麥乃不熟兩令異月不得同一

災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

乎月令注稷五穀之長班固白虎通曰稷五穀之長故封稷

而祭之也又曰稷者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

余案班氏所謂稷亦指稟言蓋漢人已不識稷矣內經金匱

真言論岐伯曰東方青色其穀麥王冰注云五穀之長者麥

故東方用之引本草云麥爲五穀之長後漢書祭志引孝

經授神契曰稷者五穀之長也注引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

辨惡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案月令章句乃蔡邕書即釋文

所謂祭云宿麥者以麥爲首種以麥爲稷此皆異聞之當存

而不論者也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田皆異聞之當存

先王以爲上盛此蓋長其所貴義不相妨也周官食醫職宜

稷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苡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

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

鄭司農注大宰職九穀曰黍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

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而秫重稷也故自漢唐以來言稷之穀者屢異而秫爲黏稷

則不能異綴文之士其講說秫之義者雖異而天下之人呼

高粱爲秫秫呼其稽爲秫稽者卒未有異也舊名之在人口

世世相受雖經兵燹喪亂不能一日不舉其名欲其異也得

乎此所謂禮失求諸野者乎而李時珍乃謂秫卽粱米用孫

炎秫爲黏稟之說孫蓋云稷卽稟也故以秫爲黏稟今人口

絕無秫秫之稱亦可時珍不主其論稷時珍云孫氏謂而乃

以斷其說之大謬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鄭

主其言秫毋亦鼠腊爲璞之見乎司農云丹秫赤稟後鄭無

說疑從之矣然於九穀穀然入梁去稊則必時珍又謂今人

不以稊爲粟矣或注是經時偶未送難也

祭祀用高粱以代稷者誤彼自考之未審今人以爲稷乃故

老相沿之舊名不誤也良耜之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金輔之補云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

爲主無姓宜饋黍黍者食之主也不饋者無尸注云庶人無常姓故以稷

饋黍而饋稷正賤者食稷之一證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

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昌粟爲稷也

若糜之爲稷今賤者亦不常食且爲穀中最後種而疾熟者

不得云首種土地之所生民俗之所安以今證古稷萬不能

冒稷而唐宋以後人之著錄其言稷者恆主於稷此又不足

深辨者也國語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

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先

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及期王行及藉后稷監之

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是日也廩于藉東南鍾而

藏之而時布之于農案先時九日先時五日者先初吉之日

也初吉者始耕之期卽月令所謂乃擇元辰也鄭氏注元辰

蓋郊後吉亥孔疏引皇氏云耕用亥也然則立春後郊以上

辛乃擇郊後之亥日而耕左傳所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

也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於是始耕案冬至

後數至立春四十五日如立春後浹辰逢亥以爲王始耕之

期則自冬至數至是爲五旬七日也是時王耕猶未播種故

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鍾量名以鍾受穀種而藏之于廩

蓋內宰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所生種稷之種以獻于王者是日藏之至可播時乃以次布于農也王耕後又浹旬可以播首種矣於是出種以布于農而使播之蓋自冬至後至是爲七旬卽管子書所謂日至七十日而藝稷也然則首

種爲稷稷爲五穀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

左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弁

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云職方氏并州宜五稷后稷社稷皆取此据

總名也

鄭氏注甸師職蓋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二種

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曰

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者稻之黏者也崔豹古

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

廣韻秫稷也

然則孫炎注爾雅謂黏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四

稟爲秫烏在其不可也而余必辨之何也惡夫以秫爲黏稟恐其亂稷而已管子臣乘馬篇日至百日不種稷秫稷之黏者也而輕重已篤則云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是秫不謂稷矣豈亦以爲稟邪然唐之蘇恭誤解陶氏稷黍相似之說而謂稷與黍爲秫秫未必非陰据管子黍秫之始一言爲左證而宋蘇頌圖經則更牽合說文秫稷之黏者之文而以黏者爲秫不黏者爲黍雖管子之秫與其所謂稷者或人自爲義恭頌未之渎考然其誤實由管子滋之惑也日至百日爲仲春之月豈種黍之時乎管子書非出一人手傳元孔穎達葉水心皆言輕重篇爲後人所加或不誣矣不黏者赤白二種白者膚色如粉矣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也周官

邊人職朝事邊實有白黑鄭司農說稻曰白黍曰黑余以爲黑者黑黍白者白稷皆指其穀色言若稻必舂後乃見白耳
況梁米純白者與稻米無異如以米之色言安見其非指梁而必爲稻也又何以處夫黑者之米不黑邪且白稷今北方見黍之說文黍乾煎也以爲寒具口實黍後之色其白無比固宜其

爲朝事之邊實與穀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一名蘆稌

一名蘆稌一名木稷一名荻梁廣雅蘆梁木稷也類篇集韻皆云關西呼蜀黍曰稻黍今

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亦通呼籼黍也以種來自蜀形類黍稷故有諸名余

每遇蜀人輒叩之則云彼土最宜稻高粱惟高岡種之專用
以造酒謂其味濇民俗不食夫苟爲彼地之種其民安得不
食今乃苦其味濇而不以作飯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皇清經解 卷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五

爲種之來自彼地者反爲賤者之常食此事之必不然者也
且種來自蜀之說考之傳記未有確證知其爲臆說不足憑
矣至蜀黍之名則其來已久博物志地節三年種蜀黍陸德
明爾雅釋文云秬黑黍或曰今蜀黍米白穀黑此又以白高
粱之黑稗者爲秬黍與陳藏器之以黑麩爲稷其繆顯然皆
不足辨矣白米黑稗益高梁之不黏者余意蜀黍爲秫之緩聲秫爲蜀黍

之合聲黍類之大者名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俗呼一丈紅

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獨蜀有獨義故爾雅釋山曰獨者
蜀物之獨者或且大故因之有大義釋獸曰雞大者蜀釋草
呼蜀葵爲戎葵釋詁戎大也又嘗考之凡經言蔬食者稷食
也稷形大故得蔬稱論語蔬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

與菜羹竝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鄭注云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竹林七賢論阮簡居父喪沒儀令爲他賓設黍簡食之以幾二十年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

食也又儀禮設敦設簋必黍稷竝陳惟昏禮婦饋舅姑有黍無稷且必特著無稷之文蓋婦道成以孝養不進疏食故無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六

稷也左傳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麤猶大也

鄭氏月令注云卽所謂

疏食也

喪服傳食疏食注云疏猶麤也

稷之謂也或曰召旻之詩彼疏斯稷

毛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粃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粃九据此則左傳所謂梁庸詎知其非謂米之粃者

以對麤爲糲米安見麤之必爲稷乎余曰梁自有糲有粃不得專粃之名且國語云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曰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此以粟與麤對文然則謂之粟者亦可以爲粃之謂乎粟粱不

可爲粃故麤定主於稷夫一家之中父兄尊老子弟卑賤賤者食稷宜飯麤食耳老者則當食粱肉今國人之父兄食麤

者多則是食粱者少矣尙敢以粟飼馬乎粟爲粱之穀明矣

則食麤非食稷而何哉季文子事在國語則仲孫它諫之在左傳則范文子稱其忠然則卿大夫家馬固有食粟者矣

禮君馬年豐則食穀

它獻子之子獻子過其言而囚之自是馬餼不過

稂莠前此則固食粟矣稂莠似粟之草與非梁之穀而何哉

召旻之詩疏稗對言鄭氏隨經釋義故得訓疏爲精疏字義

寬言各有當是故玉藻客殮主人辭以疏雜記孔子食於少

施氏祭及殮竝辭曰疏食此修辭之法雖稻粱可云疏也烏

得據之以相難邪淮南子載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

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案案卽

邊人職糗餌粉糈之資說文糈或从米方言餌或謂之糈蓋

粉米餅之曰糈卽韓非子所謂糲餅菜羹者也糲糈與黍糈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七

對文糲誠疏矣黍果得專稗之名乎黍而不得專稗之名亦

猶粟粱不得專稗之名也然卽以爲得專稗之名而以稗與

疏對也則稻旣與疏對而爲稗矣粟粱又與疏對而爲稗矣

黍又與疏對而爲稗矣夫如是而疏將安歸乎未有不歸於

稷者也以大訓疏疏稷也以不精訓疏疏亦稷也然則糲糈

之云卽稷糈之云不但疏爲稷糈亦爲稷矣疏謂其形大糲

謂其質硬淮南子之糲黍對文與左傳之麤粱對文無二義

也其以糲爲凡米不精之稱蓋推廣之義非本旨也

鄭氏言米之率

糲十稗九其術在九章九章蓋出張蒼耿壽昌

之手故首章言畝卽用漢法二百四十步也

食精者之稱國語膏粱之性注粱食之精者則是粱本精也故得假借其名

豈因是而遂謂脫粟之粱反不得號之曰粱而必號之曰麤

以與米之稗者假借梁名成對文也哉抑疏食之義奚昉乎爾雅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據周禮注則疏上有艸者爲後人所加周官大

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蔬材注云蔬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引爾雅疏不熟曰饑以證之案百草之根如蘆

蕒蕪菁蘊蒜之屬百草之實如瓜壺蔞芡之屬有自園圃出者有自山澤

出者非其所自其形類皆龐大据爾雅疏穀對言穀其細小

者矣蒙疏之義而廣之則諸穀亦有其龐大者亦別之曰疏

黍稷稻粱四者稷爲最大故謂稷食爲疏食稻其次大者味

又美故曲禮於祭宗廟命之曰嘉疏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然則小食

謂之既大食謂之疏食則疏既之大名與又說文食一米也或說亼也亼或說一粒也然則一米有二義粹不雜之謂

一不折碎之謂一也內則然此皆展轉相因隨時生義以命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名也請循其本凡草實之有孚甲而堅實者謂之穀故其字

从穀廣韻穀皮甲从禾者穀之命名或始於禾也凡草根之塊然

成物者謂之疏故其字从正从倒子正言下體从倒子者言

首在下也淮南子原道訓秋風下霜到生挫傷注云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是故苾爲穀其

苾首爾雅謂之蘧疏矣疏字本無大義因疏形多龐大故通

其義而假借之於是凡物之大者皆謂之疏又因而推廣之

則有分疏疏通疏遠疏長疏遲之義焉高誘淮南子注疏分也疏長也疏猶遲也

說文疏通也王逸國語曰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疏九歌注疏遠也

祭法作厲山氏其子曰農又曰棄能播殖百穀疏詩書易及春秋傳皆著

百穀之名荀卿書亦云葦菜百疎以澤量楊倞注疎與疏同蓋穀之

類甚多疏之類亦多假成數故號之曰百穀百疏也李善兩都賦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楊泉物理論梁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

其說非是然穀疏雖異疏不能冒穀名穀恒得冒疏名故自五穀六穀九穀之外數穀者又曰八穀晉書天文志八星主侯歲八穀異越春秋及越絕書皆有八穀之疏星經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凡草實之穀亦多有稱之曰疏者

疏之名不專屬於根矣於是又推廣之木實亦得謂之疏百草莖葉可茹者通謂之疏莖葉叢生分疏之義所由昉也章昭國語注云疏

草菜之可食者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云菜蔬曰疏穀食

曰食委人職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注云疏材草

木有實者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蕪澤有能取蔬食者呂氏春秋淮南

子並作疏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高誘呂氏春秋注

云草實曰疏食夫名者人之所命者也有以形命者有以事

皇清經解

卷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九

命者至於因形及形因事及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已

今有名子者白者曰白黑者曰黑及其弟之生也非必白黑

之皆如乎其兄乃亦從而白之黑之蓋相因以命名自然之

勢也明乎此而後疏之本義明疏之本義明而後穀中名疏

之義乃明明其義而後曉然於稷食之爲疏食高粱之爲稷

矣余旣考定高粱爲稷又以疏食卽爲稷食左氏內外傳之

麤卽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稟

爲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家家

炊高粱爲飯又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

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

麤糧耳余聞其言以爲麤糧二字又其舊名之相沿未失者

足以證余考定之不繆因并記之

稻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稌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黏者讀若風廉之廉穰稻紫莖不黏也讀若靡秬稻屬稷文

秬稻屬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秬稻今年落來

年自生謂之秬養稻餅也黍餅並養重文

案稻稌大名也稷懦也其黏者也字林糯黏稻也稷之為言硬也不

黏者也字林不黏者南方謂之秬黃雅秬稷也王七月之詩十

月穫稻月令季秋嘗稻注云稻始熟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月令仲冬乃命

大酋秬稻必齊內則雜記並有稻醴左傳進稻醴梁煨內經

黃帝問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

皇清經解卷五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皆言釀稻為酒醴是以稻為黏者之名黏者以釀也糜黏何

黍稷黏何秫皆可以釀者也內則糝醕糝同用稻米籩人職之

餌食注亦以為用稻米皆取其黏耳而食醫之職牛宜稌鄭

司農說稌稷也又引爾雅曰稌稻是又以稷釋稻稷其不黏

者也孔子曰食夫稻亦不必專指黏者言職方氏揚荆諸州

亦但云其穀宜稻吾是以知稌稻之為大名也顏師古漢書注稻有苾之

穀總稱也玩周官稻人掌稼下地澤草所生種之苾種苾種

稻麥也於水澤之地種之白華之詩云漭池北流浸彼稻田

由是言之稻宜水也淮南子稻生於水而不生於嵩嶽之稻

人又於旱曠其其雩斂雩祈甘雨之祭也稻人共其事之發

斂蓋稻急水者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策云若有渠溉故

種禾麥更爲秔稻是稻之於水視麥尤急矣後漢書張堪拜
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京
之東玉田豐潤之間多稻米二縣漢屬右北平西接漁陽今
稱沃土蓋堪之遺澤遠矣余嘗再至豐潤問樹藝之法言種
於水田者爲稻子其非水田所種者別之曰稷稷早熟稻晚
熟稷米硬稻米軟稻卽稷類軟非如稷之粳也彼地稷亦旱田所種此以田之燥濕
分稷稻之種雖間有異施而大致然矣內則淳熬用陸稻謂之陸稻則不必水田種者亦稱稻左太沖魏都賦水澍稷稌陸
蒔黍稷則不必陸地種者亦稱稷蓋稻爲大名而稷稻二字
散文則通抑一隅偏稱又不可爲典要也農桑輯要之言水
旱稻也引齊民要術之說詳矣水稻選地欲近上流旱稻宜

皇清經解

卷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十一

用下田以爲上流水清則稻美而於下田則極言其難治著
耕耙勞鋤鋒薈之法然未言其所以宜旱稻之故余則以謂
旱稻不生水中而貴潤下田滋潤稻乃得其養故苟水稻而
殖於濁水之中稻雖急水亦忌爲水所傷旱稻而殖於高原
之上是急水者而偏燥之豈能遂其生哉此之謂盡物之性
矣至其言水稻有生七八寸拔而更蒔者有不更蒔者言旱
稻則但言更蒔與余在豐潤所目驗者不同豐潤水田更蒔
旱田直播種而生之吾徽播種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
而更蒔及其更蒔也則皆在水田中蓋土地所宜每多殊致
固有未可以一說概之者矣東南方地氣暖稻之熟也恆疾
交趾稻冬又熟一歲再種初學記載後漢楊孚異物志云吳都賦所謂國稅

再熟之稻是也

余山田安慶府桐城縣之樅陽鎮土人云其地歲再熟也三月下種六月穫者為早稻五月於別田下種生

秧至六月早稻穫後犁其田而蒔之九月乃收是為穫而再熟者也

江寧翁兆漆慶旂云曾至臺灣其稻獲而再熟地氣山縣則三月獲早稻春秋再收蓋其縣居臺灣之極南地氣

更暖無嚴寒之時冬月即可布種也一統志言雷州界稻十月種次年四月熟雷州遠在臺灣之西然則極南之地風土

蓋畧同矣隋書西域傳高荀子富國篇云今是土之生五穀

昌國氣候溫暖穀麥再熟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

再獲猶再獲也

是以歲再熟歸

之力矣水經注云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鰲俗化交土風

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

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

余過德州河間諸屬縣有白地即沙

地瘠土也黑地腴田也又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

稻也然則此言歲再熟者異畝異時非穫而再種者也

農田餘語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七

云間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穫而再種非也其鄉以清明

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壠之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後

復蒔晚苗於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鋤理培壅其晚

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此又以同畝異蒔爲再熟蓋

所聞早稻低田種晚稻早稻硬晚稻軟早稻清明浸種立夏蒔

秧大暑盡穫矣晚稻四五月浸種其蒔也以處暑爲限諺云

禾逢處暑絕根苗言處暑後蒔之不成熟也九月則盡穫矣

稻亦歲再熟然皆異畝而種亦非穫後更蒔之也

徐堅初學記載郭義恭廣志曰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

根復生九月復熟此其再熟爲一本兩刈抑又異矣水經注

又云更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種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

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此所謂月熟之稻者

隋書梁登國有月熟之稻其

種蒔之法所未聞矣

王嘉拾遺記漢宣帝時背陰之國來貢方物言其熟在菽桑之東有液日種十

日而熟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唐書西域傳天竺土

厚稻歲四熟顧崎海槎餘錄僑耳種早稻曰山禾粒大而香

連收三
四熟

曲禮稻曰嘉疏所謂盞號也周官大祝辨六號五曰
盞號注云尊其名更爲美稱司農說引曲禮黍曰薺合梁曰
薺其稻曰嘉疏是也鄭注曲禮云稻菽疏之屬也余謂疏爲
疏大之義前於論疏食已詳言之矣釋文云疏本又作蔬蓋
後人加艸耳高郵王懷祖念孫語余云說文穰讀若靡靡爲
麘字之譌穰扶沸切麘房未切故穰得讀若麘以形相邈而
譌爲靡諒哉斯言也余檢廣韻二字同切足以證之矣秬据
說文南海之美稻也而呂氏春秋引伊尹之言則曰飯之美
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淮南子離先稻
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注云離與稻相似耨之
爲其少實而他書引淮南注則曰離水稗此非高誘注也水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稗南方稻田中多生之不得先稻而熟或疑離秬同聲秬爲
今年落來年自生之稻或能先稻而熟與然非余之所敢知
矣稻餅曰糞糲糞黍糞亦得稱糞者則散文通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糲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夙來有穗者夙來周所受瑞麥來粦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
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粦粦來粦麥也

粦重文

練齊謂麥稜也稍麥莖也麩麥末也糲麩也

繫傳作糲

麩堅麥也

麩麥覈屑也十斤爲三斗類小麥屑之覈麩小麥屑皮也

鋪麩重

文體煮麥也讀若馮麩麥甘鬻也餅麩食也鬻爵麥也蓬蓬麥

也菊大菊蓬麥

案來小麥也

說文一來二縫因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作一束二縫周頌孔疏引作一麥二條

大麥也

廣雅大麥雜也小麥棘也周頌釋文云牟字或作鞏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

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

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

案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寔曰

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

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

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

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余

案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為春麥王篇云雜春

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

寔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也廣志旋麥

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矣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古

王篇云麩大麥也余考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為始

惟麩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麩麥說者以麩為大

麥類然則麩乃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麩也

釋名云麩麥曰雜

亦糲也糲熟亦糲壞也此又異說之不必從者也

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

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也豈不重哉

鄭氏

詩箋於思文云武王渡孟津水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於臣工云赤烏以牟麥俱來二箋蓋用古文尚書大誓文解來字為去來之來是不以來為小麥也說

文來舞二字合言亦不分大小麥 孟子於雜麥自播種而

擾之以至於熟言之綦詳故先鄭大小麥並列九穀矣而後

鄭逸大麥至大小豆則從先鄭並錄之余求其故不可得說

者謂戎菽后稷之所殖而大麥用處甚少也然乎哉月令仲

秋之月乃勸種麥

尚書大傳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鄭氏注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

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說苑
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蘇頌曰大小麥秋種冬

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地暖處春種夏收四時不足

故有毒案春麥乃種之別者不因地暖而然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

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汲冢周書麥居東方說文麥金

也高誘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注皆言麥屬金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

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

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爲準蓋許以時

鄭以形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余案陶氏別錄言小

麥微寒以作麩温陳藏器云小麥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

温麩熱熱冷言宿麥之性斯爲備矣麥微寒者得金氣而生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五

成於夏宜其屬火也然余考素問亦不專言麥屬火金匱真

言論東方青色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穀麥是以麥爲屬木也

至藏氣發時論則謂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鱸皆苦以味

苦言則是麥火也然則論物之所屬有以形言者有以色言

者有以質言者有以味言者如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其穀

黍注云黍赤色西方白色其穀稻注云稻堅白而藏氣發時

論又謂黃黍辛粳米甘以色言則黍屬火稻屬金以味言則

黍屬金稻屬土用是穀者神而明之斯投無不當蓋醫者意

也執中執一非所語於通材也麥籩籩實熬之爲糴則籩實

也考之禮經九穀之爲籩籩實也黍稷稻梁尙矣土昏禮黍

稷四敦聘禮黍稷堂上八簋西夾六簋東方如之其稻梁各

二簋則加饌也公食大夫禮黍稷六簋亦有稻粱之加注云進稻

梁者以簋士虞禮饌黍稷二敦特牲饋食設黍稷兩敦是經後言

鄭氏注云分簋者分敦黍於會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少牢饋食

設黍稷四敦疏云用敦者稻粱美故以為加饌荀子禮論篇

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曲禮年穀

本而親用也大戴禮酒醴作酒食祭齊作祭饗不登大夫不食梁不食其加為歲凶貶也玉藻沐稷而醴梁

疏云此大夫禮人君沐醴皆梁鄭氏注玉藻諸侯日食梁稻

各一簋甫田之詩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箋云年豐勞賜農夫

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則是稻粱貴矣黍稷二者又以黍

為貴黍者食之主鄭注故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皆搏黍以啣

主人尸二飯注云食以黍士昏禮婦饋舅姑專用黍士虞禮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去

贊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注云簋實尊黍良耜之詩其饌

伊黍箋云豐年賤者猶食黍然則黍貴也黍稷稻粱而外麥

與苽皆簋簋實玉藻諸侯朝月四簋皇氏疏云以此而推天

子朔月太牢當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食醫職凡會膳食之

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故膳夫職

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說以食醫之六物當之是麥苽為

簋簋實矣鄭氏小宗伯注六齋謂黍稷稻粱麥苽春人注齋

兼有內則苽食麥食折稌竝配之以羹其上以食目之注云

人君燕食所用案此記其饌則亂而與上黍稷稻粱白黍黃

粱之為飯者別之曰食故鄭氏以為燕食所用然既配之以

羹則三者亦皆是飯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消醬注云每

也東哲庾闡皆嘗賦之卽今之索麪西北人之扯麪釋名之

索餅齊太祖所好之水引餅是東哲餅賦言春宜饅頭夏宜薄壯秋宜起復冬宜湯餅四

時無所不宜惟牢丸案東哲所賦凡五事演繁露以湯餅牢丸爲一物遂以其狀牢丸者爲形容湯餅之辭誤矣蘇詩牢

牢丸作牢丸自注引東賦亦逸去湯餅古今合璧事類作薄壯以韵求之與暢涼字協當爲壯字而徐堅初學記引之則

作薄夜又以亥日對薄夜引荀氏四時錄傳曰春祠有曼頭餅夏祠以薄夜代曼頭則薄夜之名其來久矣或作薄

持蘇詩自注亦然歸田錄云薄持疑卽今爽夾子然持與暢涼韵更遠矣或又作薄衍一作薄杆起復徐暢祭記作起赦

白餅余謂起復或卽今之酥油千重餅饅頭則發醉宰九與西陽雜俎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重餅饅頭蓋籠上牢丸與

演繁露載庾闡之賦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麪剛柔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繩白如秋練據此所賦宜爲西北人之扯麪矣

演繁露又云水引徑俗名蝴蝶麪也初學記載庾闡惡餅賦其序云范子常者常造子宿羅雜爲餅過食之情甚虛奇嘉

之味不實聊作惡餅賦以釋之言羅雜爲餅蓋亦謂湯餅也齊書太祖爲領軍與長史何啟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

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而釋名之髓餅今之切麪亦其類也蘇詩過

皇清經解

卷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大

絕句湯餅一杯銀錢亂婁蒿如筋玉齏骨橫程氏大昌演繁露湯餅一名餽餽余以

爲蓋餽餽之類非卽餽餽也餽餽者以水和麪而成餅餽餽

然也故方言云餅謂之餽而不托餽餽則字之轉寫異文也

李正文謂舊未就刀鉗時皆掌托烹之刀鉗既具乃云不托

言不以掌托也說載演繁露是以不字爲不然之而不以不托之

名專屬之切麪不然也五代史李茂貞傳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

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與梁和乎范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開門食餽餽不知身以

在遠此似皆以玉篇餽餽餅屬廣韵亦載餽餽又皆有黏麪切麪爲不托也

上蒲口蒲沒二切餅也之云齊民要術有餽餽蓋皆餽餽字下他口切亦作齧

之轉聲余以爲餽餽者疊韵字也雙聲疊韵類皆就物之形聲事意形容之而因以名其物字隨音立而不必有其專文

此文字之滋益六書之妙用也周禮春官弁師玉璫鄭注璫讀如薄借纂之纂說文作不借縛以纂爲縛之或文也方言儀禮注廣雅古今注皆有不借而釋名謂不借齊人云搏腊由是言之不與薄搏古皆互通則不托乃餽飪之通字安得由不然之不解之邪抑余更有疑者東哲餅賦夏宜薄壯恐卽薄托字與暢涼爲韻陽唐漾宕之韻以四聲通之鐸爲宕之入聲則托字於韻協矣蓋此一字或爲壯或爲夜或爲持或爲衍或爲扞字凡數易而皆無義可通夜持衍扞韻並不協其爲譌誤無疑而壯扞字形尤與托字相似以爲薄托雖未敢知其必然然亦可存之以俟考也若然則餽飪湯餅或未可以強同與菽之麪亦有和水條切之而烹食者今山西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五

人多喜食之後漢書光武至無薑亭馮異上豆粥

粥與醬同古今字也

說文鬻簋互釋簋爲豆實則鬻亦以豆盛之內則黍醔注云

醔粥詩叔苴箋云麻實之糝糝以米和羹之名亦豆實也月

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

冬食黍與菘而孟夏則以菘嘗麥仲夏則以雞嘗黍仲秋則

以犬嘗麻季秋則以犬嘗稻與食醫所舉者異彼因物制宜

主於味之相成此因時制宜主於食之以安其性獨是麻宜

爨之爲邊實之蕡或爲豆實之糝豈宜作飯爲簋簋實邢民

家飯菽每合諸米共爲之說文所謂餽雜飯是也漢書項羽

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徐廣以半爲五升王劭以半爲容半

升之器史記作卒菽臣瓚謂士卒食蔬菜以菽半雜之若簋

簋中所容之食

音嗣

見於禮經者期固粹不雜者也然則月令

所陳蓋不可考矣鄭氏舍人職注九穀六米別爲書賈疏云

黍稷稻粱菰大豆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

穀六米然余考小宗伯及春人職注竝以麥爲簠簋實是麥

有米明矣光武自無羹亭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菹肩飯則

米爲之也說文獨詳記食麥飯之名陳楚之間相謁食麥飯

曰養楚人相謁食麥曰飴秦人謂相謁而食麥曰饑饑飴相

謁食麥也方言亦詳記之曰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饌謂之

養楚曰飴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飴或曰飴或曰飴

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饑饑說文言麥飯方言言麥饌蓋皆

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礮之爲麩其春米炊飯則久失其

皇清經解

卷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爲穀中無米者或

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醫之六穀賈氏所釋鄭義恐

未得其審與

案藜大麥以爲寒具口實今俗尚有米稱北方爲粥若飲於米中雜以大麥謂之麥仁仁卽其

米也農書言大麥可作粥飯亦言大麥有米也余疑蓋蓋又

中之麥蓋大麥食醫六穀之麥包有大麥以爲簠簋實是又

疑九穀中亦當有大麥而無苽蓋苽在六穀中六穀不必盡

生於三農故苽取之澤中者亦得入焉若九穀生於三農三

農者據後鄭以爲原隰平地之農也苽出於澤不種於三農

後鄭入於九穀蓋從六穀而推之余之考九穀主後鄭說以

其入梁一事有功禮經不小獨於逸說文藜乾煎也藜高也

大麥而入苽不能無疑附記於此

後鄭從司農說藜麥曰糴又曰今河閒以北煮種麥

案種疑或爲種

陸之種宿麥也又

或爲糴麥之譌賣之名曰逢與說文所謂糴麥讀若馮

者蓋同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糴糴蓋麥乾煎則賣

輕糴去之甚易故以爲易之况然則藜藜通也

今南方蒸礮米爲飯曝乾

鬻之呼爲米蓬殆逢音之轉與鄭氏舉漢法
之逢以汎邊實知其所謂煮者非麥粥也 今人通呼乾煎

爲鬻說文鬻熬也徐鉉云俗作烱別作炒方言云熬聚煎僂
鞏火乾也凡以火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

關西隴冀以往謂之僂秦晉之間或謂之聚凡有汁而乾謂
之煎 後漢書邊讓傳面牛之鼎以烹雞多汁
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東齊謂之鞏郭

璞注聚卽鬻字也 鬻同 玉篇廣韵麪麪糲也集韵麪麪糲一

字三文在小韵聲近巧韵之鬻字 鬻之然後爲糲故糲聲又
轉同鬻也陳藏器曰糲一名麪和水服之河東人以麥爲之

麪者爲乾糲糧東人以粳米爲之炒乾磨成也釋名云糲
也飯而磨之使齟碎是也然則糲有搗粉者有未搗粉者

實之糲黃白黑國語設糲一筐以羞子文其糲之未搗粉者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與 徐鉉云禮糲類也糲磨之體不磨也余謂禮爲米麥
說文釋糲曰熬米麥則禮正糲也但糲不止於禮耳 既夕

篇之四邊糲糲桌脯直呼糲餌爲糲則已搗之糲粉於餌者
也 既夕記凡糲不奠注以膏奠之
則裹非敬然則奠有用膏者 左傳陳轅頰出奔鄭道渴

其旋轅咺進稻醴梁糲股脩焉社氏注糲乾飯也公羊傳魯
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臠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

聞君在外餒養未就敢致糲於從者何休注糲糲也疏云若
今之糲米 余案左傳之梁糲公羊之簞食曰致糲蓋皆謂飯
爲糲也今人炊飯令汁乾亦謂之乾飯然則糲之

義本 寬也 屈原賦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糲芳王逸注糲

糲也洪興祖曰乾飯屑也說文糲乾也蓋卽方言火乾之僂
也周官廩人職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注

云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然則公劉之詩所云

迺裹餼糧者粳糲之謂也釋名餼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也其已擣粉之粳

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之麩茶南方之麩粳廣韻有麩餅集韻麩

屑麥皆其類也其未擣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氏注六飲之

涼云今寒粥若粳飯雜水是也其已擣粉亦可餅而食之若

玉篇以麩黎為麩廣韻以為餅是也案麩麩調之亦可稱餅釋名所謂溲麩使合

并也合諸言粳者而觀之粳之為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乃有香

氣故謂之粳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為得解無論擣與未擣也

由是而假借通稱之凡以火乾物皆得謂之粳鄭氏遵人注

鮑者於榻室中粳乾之是也故曰粳糲也糲乾也今吾歙南

鄉高山藝粟豐年穫之積如坻京不得日曝則為竈火乾之

俚諺呼火煨也乾與覈通漢書或謂陳平肥嫂曰食糠覈耳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三

注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

屑為紇頭廣韻引漢書作食糠乾玉篇亦曰乾堅麥也引孟

康說以證之說文釋麩為麥覈屑釋麩為小麥屑之覈並是

物也以覈之屑言之謂之麩即麩也故廣韻云麩麩也以屑

之覈言之謂之麩故玉篇云麩麩麥屑也麩煮麥飯多汁者

也荀卿書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麩與瓜連文

而與饘粥為反對則充虛解饘饘粥為宜救暵已炎瓜麩是

類此可以得麩字之義玉篇麩黃麥也廣韻麩麥粥汁而麥之有米亦從可

知矣案麩亦大麥為之今莊農家或有食者言惟大麥春去皮可作粥飯小麥作之則餲而不可食爵麥爾

雅作雀麥注云卽燕麥也今江南野地中生似麥者有二種一種俗呼雀麥一種俗呼野大麥

寇宗奭曰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劉夢得所謂菟葵燕麥

動搖春風者也劉氏再遊元都 枚乘七發云穉麥服處躁中

煩外李善注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余

案馬餼根莠穉麥根莠類以穉麥為馬穉意穉穉字同也左

太沖吳都賦稱秀菰穗於是乎在與菰竝舉宜非農民所播

種者然王逸注宋玉招魂云穉擇也擇麥中先熟者廣韻稱

稻處種麥集韻類篇亦皆云稻下種麥蓋所聞異辭矣蘧麥

爾雅注一名麥句蘧即瞿麥陳藏器云郭氏以蘧麥為麥句

薑非也案麥句薑說者以為即爾雅所謂菊藪豕首也郭氏注本草曰龜盧一名蟾蠼蘭今

江東呼豨首可以燭蠹蝻呂氏春秋任地篇豨首生而麥無

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者也高誘注豨首生時麥無葉

皆成熟也究畢也刈麥畢也余謂麥熟不得謂之無葉刈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程徵君九穀考

三

畢不得謂之告民究蓄藏者即仲冬紀所謂收藏積聚也然

則豨首生於冬矣神農本草經言蠶實一名豕首以豕首為

莠挺生之莠雖未必然然其生必同在冬時宿麥苗生至是

而葉又萎矣余據呂氏春秋文義而知之如此

大豆小豆

說文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也荅小豆也繫傳作小未也 藿未之少也

其豆莖也枝配鹽幽未也豉俗枝微菜也似藿藟鹿藿也讀若

剽一曰蔽屬菹鹿藿之實名也

案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廣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高誘淮南

子注菽豆連皮也 先後鄭皆分為九穀中之二種素問藏氣發時論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鹹性味迥異宜

其爲二穀也。長桑輯要載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小豆不保歲，難得。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其收耗折也。王禎農書：大豆有白、黑、黃三種，白者粥飯皆可，拌食有小豆菜。豆赤、白、白、豆、江、豆、豎、豆皆小豆類也。李時珍曰：大豆有黑、白、黃、褐、青斑數色，小豆有三、四種，飯豆亦曰白、白、小豆之白者，也亦有土黃色者。余在北方見小豆有白、黃、黑、赤、綠數種。 稽豆野生，今人亦種之。下地卽黑小豆也。余案廣韻：豎野豆又作豎豎，稽豎一聲之轉。邪聞之，山西人云：小豆如腰鼓，畧似豎豆而較大，色不一，種莖高不過尺，葉小而薄，淡綠色，無毛，花大而黃，大豆色亦不一，種莖高三、四尺，葉大而厚，深綠色，有毛，花小而微紫。

皇清經解

卷吾四九

程徵君九穀考

五

李時珍曰：大豆苗高三、四尺，葉圓有尖，秋開小白花，成叢結莢，長寸餘，經霜乃枯。

小豆煮熟則糜爛。

大豆雖熟猶脆矣。小豆用處多，彼地礮之爲末，和水爲餅，切而烹之，以爲湯餅，亦小豆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尙書大傳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夏，火昏中以種麥菽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主夏者，大戴齊民要術曰：春大豆次植穀之後，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種子，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兼留去歲穀下以擬之。崔寔曰：二月可種大豆。南方大豆有下種夏至時結莢，六月穫者，吾鄉人呼爲六月黃，其八月穫者爲八月白，冬月穫者爲冬豆。 又在春社前後，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汜勝之書曰：三

月榆莢時有兩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

大豆皆以夏至前後種 据此則種菽有早晚然亦皆以五月為可種也

生民之詩藝之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荏菽大豆也

及闕宮詩釋文並云菽大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也

也郭璞因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之云遂以戎菽

之戎為山戎之戎謂即今之胡豆蓋言豌豆也是不以戎菽

為大豆矣不知爾雅釋詁戎王皆訓為大壬與荏字相通在

菽戎菽並為大豆之稱郭璞不據周公之詩與爾雅之本訓

而傳會管子以為豌豆異矣况山戎之戎菽列子張湛注引

之言鄭氏云即大豆也晉孔晁注汲冢周書王會篇亦但以

巨豆釋之皆不云是豌豆也然即令其實非大豆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荳 漢書天文志正月旦

決八風風從西北戎菽為 則是其地別有一種戎菽或即今

之豌豆與后稷之所殖大異也豈得緣此而遂欲上改生民

之詩與爾雅邪呂氏春秋云大菽則圓小菽則博以芳大豆

亦非正圓視小豆為圓耳正圓者豌豆也陶氏論合藥節度

云如胡豆者以二大麻準之如小豆者以三大麻準之胡豆

比小豆更小者野豌豆也野豌豆者其苗曰薇

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 蜀人謂之巢菜小於小豆

而乃欲以之易漢世經師大豆之解乎淮南子云菽夏生冬

死是九穀中穫最後者故小明之詩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漢書引之師古 蓋夏正之 八月非穫菽時而殺之為灾也霜降九月中氣則穫菽其在

十月之交乎而幽風言七月烹葵及菽蓋烹其少者所謂藿

也釋文菽藿也小宛之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云菽藿也箋云藿生

原中非有主也余案非無主者間之山西人云秋間采豆葉

以為禦冬之菜蓋任人采之其主不與聞也以小豆葉為佳

小者先采大豆葉社後乃許采宜有早采之禁恐早采傷豆

也戰國策張儀所謂韓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

抵豆飯藿羹今時猶然也史記作飯菽藿羹公食大夫禮剛羊牛藿羊苦豕薇注

云藿豆葉也采菽之詩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

藿是也若豌豆種與大麥同時來歲三四月則熟務本直言

所謂莊農獻送以為嘗新貴其早者也王禎農農書云烏得以昌荏

菽乎豆莖曰其曹植詩所謂煮豆燃豆其本是同根生者也

菽煮豆配鹽作之廣韻引廣雅云苦李作菽今廣雅無此語釋名云豉嗜也五味

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故齊人謂豉聲同嗜也史記貨殖傳言通邑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程徵君九穀考 美

大都一歲所市者曰藿籩鹽豉干荅漢書作千合又漢書言

自元成詔王莽京師富人長安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

高嘗皆鉅萬束皆餅賦言牢丸之製曰和鹽漉說文麩鹿藿

豉梁吳均餅說言豉之良者曰張掖北門之豉

菹鹿藿實名爾雅麩鹿注云卽苜也與鹿豆相近藺鹿藿其

實菹注云今鹿豆也元人王磐野菜譜有野綠豆据爾雅則麩非鹿藿故

徐鍇繫傳以說文為誤讀爾雅也

